

瀘溪縣志卷之九



藝文志上

藝文者所以載道也故聖人於道德仁而終之以藝於行忠信而首之以文藝文顧可缺乎哉第魯龍繡虎以為鞞悅於藝文焉何有若乃登高能賦遇物能名詞不詭於聖人者類多錄之非徒擷華亦以紀實也瀘邑文翰類多散佚特書所見以備叅稽志藝文

記類

瀘溪縣記

陳王廷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一

建昌故隸縣四南城附部為獨壯萬曆丁丑郡侯王公受簡命知郡事每行部進父老薦紳陳說當務咸謂南城廣袤四百里西南路地繹民淳賦稅獄訟易辦惟東北曠遠中界金谿地險令格是非專官轄治將滋蔓罔測公聞言謀諸南城令范公范曰信亟圖在守公乃按圖牒覈利病手冊上陳兩院會疏以聞 詔戶部覆議戶部以所奏便狀上得請命降印除吏置令史各一人事下公偕范公躬詣相地勅官府立城郭別廛市區畫布列宛若天造庚辰七月余自萬載以薦命來筦邑

事至則創建總總百具甫集因曰公憂深慮遠以一身
任興利革弊之責乃南城范公瘠已分治公土公民以
贊成一時經野之功此心何心也予之承乏來也尚俯
而思哉夫弦縱不調必解而更張之庶幾彰善癉惡布
令陳規與民更始一無假貸或者曰令將慈勝無寧以
彝易得民乎余曰不然里父之愛其子惡能終身煦育
之乃其心無日不在子矣稍長必引以義方不幸而有
疾藥必瞑眩里父不以其故失慈察其心誠愛之也今
民以積習煩有司苟猶然事因循以咕囁著愛其法削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

矣民慢而法削豈公請創之初心乎哉故曰張則弛之
弛則張之文武之道也雖然世有升降政與時宜蒞茲
土者庶幾緣法善治以求盡所以父母吾民之道則公
之百年一日矣公名之屏泗洲人由進士范公名涑休
寧人亦進士董其役者則知事陸鰲也

舊儒學記畧

建昌屬邑有四首南城故分土獨爲延袤鄉之南去治
城百里有奇民生多終身不外游凡官司禮樂法制俱
罕入聞見歲在己卯守臣古頴王君之屏暨令新安范

公涑具狀上之臺司臺司疏諸朝請分是鄉爲別治上
可其議賜邑名瀘溪仍置博士二人職教事爰試巨室
子姓足克弟子員者得若干人群而居之相土卜吉阻
山臨河於是新令陳君以賢才調自萬載初至卽殫力
建造邑城初竣學宮亦隨告完未幾而陳君遷守邳州
去之日慮將來者或不盡聞其詳也乃命予記之予推
邳之建未有不設夫學校者制也制必崇夫教教瀘者
必重夫庠此今上嘉惠元元之盛意也諸弟子員能由
是以裕養德性而仰企聖賢宣著才猷而福造宗社則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

將來盛稱瀘爲名邑者必歸之建學而推原瀘溪建學
爲首善者亦必先之諸弟子員矣是豈惟茲土山川之
光擢亦一時同事者之幸惟諸士其共勗之陳君名王
廷浙江上虞人嘉靖辛酉科進士博士二諭蘄水周廷
士訓則德化范仁幕則婺源程時中於例均得書云

丈量田畝記

知縣陳王廷撰

今 上御極之九年 詔天下有司盡度民間田土均
畝平賦如法巡撫都御史王公祇承德意謂民麗乎土
普天皆王土也土植百穀以養萬民故民非土不生非

君不養 朝廷疆理宇內籍地輸官計畝定賦約君得
一民得什率載令申是衡懸而天下不得私輕重也迨
今二百餘年地之開塞靡一江右土沃民繁罔上行私
之弊滋久滋甚故有坐享阡陌之利而一錢不必輸官
者有歲苦公家之征而分地無立錐之所者又有田浮
於賦賦浮於田而輕重大至徑庭者版籍日湮催科罔
據苟非決策一洗故習則富益贏貧益詘山居或以陸
沉水產或以槁死衡石低昂之柄在下不在上矣何以
稱上 惠養元元意乃申令布規令各有司按地籍田

田墾匿報罰無赦按田籍畝畝廣匿丈罰無赦猶有以
勢滅公以富奪法者罰倍之予承約法奉命惟謹然邑
以山藪奧區非平疇曠野之比高下曲折轉盼千狀使
徒以手足之力一一而尺寸之法慮難施於是卽田之
廣衍者弓步如法至於徑圍苦窳不可展轉者易以繩
竹使得緣田曲直爲伸縮焉而又藏弓尺以六數俾就
六起數無積餘之難躬親隴畝目無異視手不停籌始
行之一方既行之四境老胥巨猾罔敢出入凡三閱月
而報成視舊額加田貳萬四千餘畝夫均一田也非能

加闢而益之也昔以此虧今以此盈曷故哉非饒者利而窮者害乎非慧者得而惜者失乎今量度適均與民更始矣由是有田則有租租從田起而民不坐困于空籍也有租則有賦賦視租數而所謂乾沒影射者無有也官緣畝而征既非責有於無雖暴君汙吏孰得而漁獵之民緣畝而輸亦不得避多於寡卽豪右亦安得以已私而上下其手噫此蕩蕩平平治也田不井而井之道存也天道也天無私萬物得其理聖人無私萬物得其平茲奉無私以一海內而民尚有不得其平哉書曰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

惟聖時憲 天子之調也惟臣欽若王公有焉余承役
陬土敢嚴法守於下以自附於惟民從義之義

城北陳公堤記

舉人李伯廉撰

縣環以瀘水故名瀘溪水出閩中百曲而左達於瀘初
皆峽流天闕石中不得恣至瀘平行而恣恣則如強弩
之發當之無土石輒沒入往未縣任所之不與爭尺寸
地及縣相度者謂水所聚處氣王遂緝泊溪上枕流而
居及爲城以溪水爲隍方其依水而隍也豈不以此爲
湯池哉居無何秋水瀑漲怒濤直射城城不沒入者三

尺於是陳侯屢憂名父老與計或曰堤之便或曰版築甫罷民未息肩姑待來年然後堤侯曰吾豈不念吾民也第不大勞者不永逸今一水而勢已若侵矣賴天之靈二三父老之慶城不卽隳萬一水再至城將不免一水之不治而隳前功令再興築以重困吾民乎吾惟去其所以害民者以全吾城使城外復一城一勞永逸之道也吾計決矣於是上檄當道報曰可乃下令徵發計丈尺具畚幹取木爲榘寔以土石據上流之高者而堤之予時讀書妙高峯目擊其事曾未數瞬而庶民子來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

築人告成延袤二里高隱隱如長虹內觀之誠城之外復一城也果如侯言而水之循堤而西者抱繞如帶馴於故流旣不失湯池之利而又有金城之固由此而天壤俱久可也侯功偉哉於是溪之父老相率造李子而請記以無忘明府之賜余乃避席曰有是哉二三父老之待明府者淺也方其始事也明府不論怨今其成也豈論恩哉瀘溪當草昧之初賴吾明府以一身冒百役而經營之諸所興建何一木一石非其心力哉設姑置此水度外以待後之人奚爲不可而侯竟不能已於其

心此其心直以瀘卽其家瀘民卽其子爲父母者視其
家一日未靖子一日未寧皇皇焉措注而安全之以盡
吾父母之責奚暇計子之德我與否也傳曰爲而不宰
有而不居則明府之心耳願父老更圖之而父老乃曰
往孫叔敖築期思之陂灌雩樓之野楚人得之名曰芍
陂而白公之渠名伯之堞炳在史册膾人口吻未聞有
非之者也信如子言然則彼皆非與夫小人何知享其
利者爲有德吾德之吾求所以志之以遂吾私而他何
知焉夫語至德必驗於人圖永謀必諧於俗父老之言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

若是其志協焉予於是嘉其志如其言掇其端末而爲
之記是役也公不計費私不重囊戶一人調一日三旬
告成役不淹時說者以爲逸道之使故然侯名王廷號
葑石浙鄉進士上虞人

秀水溝記畧

知縣呂應元撰

瀘陽疊嶂帷列縈水帶環土產其間者類多腹飽經史
價壓機雲駸駸興隆之勢日蒸日熾不可謂非靈秀所
鍾也固宐巍科華膺連翩接武而猶不盡然者豈全歸
之人事哉堪輿家以爲宜闢引吳水放流乾方夫吳水

秀水也乾方言方也以地靈佐人傑理誠至確於是十日興工屬黨正林一蘭督其事深五尺闊四尺爲度越數月成功一水如帶四時環遶邑治雖一時之勞寔千萬載人文無疆之運所關也嗣是雲霄聯步冠裳輻輳俾蕞爾瀘陽驟若光而大之端在於今日予不佞寔藉有榮幸焉是爲記

培龍樓記

知縣呂應元撰

夫瀘處崇山之中舊轄南城創自萬曆六年其間拜命涖茲土者歷不乏人求其完名完行脫枳棘而翔津要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八

者十不一二說者謂後龍從東南花果園墩上逶迤而來息息脉脉单弱傾陷所致余甫下車亟亟爲民瘼是詢何暇及此越明年因邑前鼓樓一座高敞孤懸障隔對山翠秀猶人之胸次洞豁突爲物所橫塞甚弗憚也於是捐俸改移於思補閣之後式仍其舊料更以新築臺五尺左右增房一間維時趨事赴工各勤所役者懽舞載道宛若子來之義何者咸諒予之心非爲私爲瀘之涖茲者也不踰時而單弱者豐隆傾陷者聳峻回視曩者水菹暢茂之區蛇虺盤據白晝不敢逼近一步者

頓霄壤矣地以人培運從地轉余固知斯樓之建瀘陽
千百年旺氣蘊崇勃鬱嗣是人文蟬聯潤屋基布皆胚
胎於斯矣遂題其額曰培龍樓培之云者積小以高大
亦人定而地弗違焉耳經始於秋之季落成於冬之孟
至今年秋九月僅及一週蒙直指君史撫臺許入關推
轂交剡特薦幸得調補南城是果地禱人傑應若桴鼓
不爽哉未盡然大抵恃勝而怠者名必毀懼蹶而謹
者業必昌千鈞之車不折於羊腸每覆於康衢慎與不
慎也余自縮符以來凜厥前鑑兢兢焉茹蘖嚼水不敢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九

偷旦夕安凡夫一切政務確有宜興者必興之宜釐者
必釐之宜勸宜懲者必勸之懲之真誠懇懇要在曲體
民情而協之於至當會無纖毫塗人耳目意以故當道
廉而信之華袞薦加出幽遷喬所從來矣龍在心源培
由德積若沾沾如堪輿家所云是使從政者不厚德載
物是修而徒於山川形勝間評顯滯也豈定論哉後之
登斯樓者顧培之名繹培之義知所培又知所以培卽
由割雞烹鮮批郤窺竅而陟臚躋崇無不可者誰謂完
名完行有若晨星爲時事之所惑也願同事者共勗焉

邑侯陳公去思碑記

行人邵伯悌撰

今上御極綜覈天下郡邑大勅吏治江右臺臣以南
城地廣難馴請割地創邑 廟議創之宜於是會薦萬
載令葑石陳公公令萬載及考矣才猷風力足馘艱大
上降特旨復移公知瀘溪事縣新闢百具弗張公條事宜
申法禁與民更始興廢起微信在必行瀘民德之歲壬
午余奉 命餉邊取道歸省一日諸父老匍匐造予請
曰民蒙父母陳侯休澤兩閱歲無何擢邳州守幸爲一
謀永思之道語旣淚率潸潸下予灑然異更異陳侯之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

得父老深也因邛治瀘狀僉曰父母非務煦煦得民者
父母在瀘民固托有父母今父母去而尤知瀘民不可
一日無父母也邑創尚未有城國門之外皆荒郊父母
按籍授版築不數月而城成民不知有勞也嘗奉 詔
籍境內土田矣山田多均僻父母身親而手籌之老猾
縮首無得出入而田尺寸不爽斯百世利也曩雖分邑
南城寄庄居半編戶相錯徵催兩難父母請從類徵而
二邑之民自是無擾邑初多盜父母直窮淵藪置一二
渠魁以法令民競警無盜患子弟不習教父母乃爲章

程十條期日來會詳復申曉不啻再三至旌植善類
抑豪強杜請託之門清胥吏之弊水心玉操瑩徹終始
去之日行李蕭然故愛母在則民悅愛母去則民懷瀘
之民何能一日忘父母也乎雖然莫曰爲依於林與林
忘也自去林而後思林之安矣魚依於水與水忘也自
去水而後思水之樂矣若依於侯與侯忘也自去侯而
後思侯之德矣今日若葬去林水之魚鳥耶雖然思其
人思之迹也思其人之心而心之思之真也查亦卽侯
之心思之若徒善去不善侯之心也乃善是勸不善是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一

懲趨言遊育侯之心也若名務其可常之業俾爾之子
孫得家故業而安如是則若之精神無一日不與侯相
依附而侯之風德在瀘者卽千百世未已也斯集負劍
邑建侯墓也請父老起曰嗚呼微使君之言我等謂死父
母不慈亦廢養子思父母去爾今而後知庚桑楚之尸
祝良有以矣敢不顧思速肖以自附於畏壘民之後

邑侯林公生祠碑記

林繼和撰

國家衆建邑長寧板主紆組碁布星列之爲逸豫令輿
溲幽遐悉耀光明迺稱 上旨瀘自開擴以來今君凡

幾易而民未有瘳也蓋屬鵠膏多則刻核倍至民愈靡以不肖之心卽煦煦若鶩鳳固豈乎保障哉而委辦於奔軼且漚之毀裂嗟夫非寬嚴中運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壬辰冬東浙林侯奉命來撫茲土行李蕭然就暑飲水茹葶琴鶴自適甫下車人卽訝其有清獻風聲發政批卻蕩窳事無纖鉅悉檮親校蒿目民艱惟丁糧亟乃銳意稽覈得漏脫者三百餘補足糧額餘復計戶均減丁則視衆寡增損之物力民力胥賴以調淮南二兌故號厲階緣富者巧規避貧者輒顛仆於升斗

之儲俟酌緩急消冒免積困大甦憫馬役久疲則力請加編獲免其議瀘百世業休息焉田依山壑週歎每慮懸磬侯立義倉捐俸實儲以風義民在在有備萑苻肆擾民幾不聊生矣設法勸懲境內外藉得安枕間有困於隔屬囂築者旋爲解幣所全庇無弄居恒飲人以和洞無城府至提衝政紀卽彙右不肯假借且也豈弟作士課會分程供饋餉親品評諄諄易以行誼不爲案牘少輟士各自矜奮多賞議於校文使者卽今科名接武其孰鼓鑄是哉學宮新徙鄉賢文昌類缺祠侯養廉之

餘飭宣贊序徐而改懸門創鼓角令邑之規模蔚然壯
觀三年內政彪治兩諸善政未易更僕數其所最關於
利病者民已另鑄於石戴恩濡澤非旦暮之積也先是
治未及者嘉譽隆起當道亟欲上疏優叙時士民泣
請幸獲借寇洎報政復以卓異繁調士民哀若失慈走院
司如舊恨竟阨成命去之日扳臥遮擁不能脫乃謀肖
像而尸祝之命記於和以寄遐思和唯唯起曰聖賢化
貸萬有而仁不尸彼且遊玄同冥知識祠何足報侯而
侯亦何貴於祠也然竊觀漢吳公治平甲天下他無載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三

獨載推轂買生一事文翁化蜀亦惟誘進文學遂暨施
至今侯之餘蹟不具論論其效見開科多士踵起則風
教之在瀘陽直與天壤俱敝安可無祠和亦安敢遜避
無文而不爲之記惟是效召南之棠益州之像畏壘之
社稷以永識其清風霖雨之槩祠監城北通衢華廡繡
額萬年崇鼎祀焉異日者筦樞樹伐後先諸名臣輝映
俎豆則茲祠也實侯之權輿云侯諱萬梅字永魁號懷
東由鄉進士浙之溫州瑞安縣人

邑侯馮公去思碑記

上軫恤元元其於守令猶重守與民猶稍隔也令則若
父母之於赤子欲惡僉賴第令崇鷹鷂而黜鸞鳳去之
日道路以目矧曰去思予雅重循良得鄰邑前奉議大
夫馮公治瀘狀而異之謂黃次公名南陽今日再見宜
需 聖書內名不虛其思萑萊而去之瀘之諸君子父
老三請當道借寇不遂則皆造余爲峴山之碑以志永
思夫瀘於古未縣也 上垂念新邑拜大夫而撫輯之
誠重之也侯甫拜 命瀘卽有蜀人慶來之權迫涖治
計瀘便宜而次第之民故患盜公倣鈛笮法得其首勦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四

之復窮其窩令無餘孽盜是以息更度村落遠近爲保
甲法俾自相稽覈無敢容一不軌者猶虞姦宄潛滋自
保甲外各都分置捕兵傳箭巡邏刻期交箭驗察其爲
除盜計不遺餘力居三年長無盜患嘗慨慕三代盛化
毅行鄉約卽五尺童子遵誦 約諭有禮讓風月進諸
編氓訓以禮義卽各孀寡亦每張示誨之節義家喻戶
曉不置慮焉瀘糧舊編未均民苦坊役乃悉心都圖其
僻遠者坊役俱報罷咸稱便藩邸居糧之半共圖者苦
甚力爲調停擇藩另爲圖至藩內校隸歲假天潢扁額

大索富民錢富民懼不敢問尤爲之禁禦剪境內城狐
之擾建立催徵之法早完征輸賦納夙有耗補例銳意
削除毫不爲濡暨兩造紙贖查係貧窶一切蠲貸其水
清玉潔不在楊伯起下性嚴毅文移親自裁決語言嘖
笑左右絕無假借及親學校撫群黎藹如也識者復訝
其渾金璞玉訟者至卽以本訟坊里行拘隨到隨決案
無畱牘且剖斷若神故又有播神明號者雅嗜施與歲
厲賚之藥歲稔賚之米粥出入遇僵屍則屬傭人瘞之
賚之棺全者以數百計瀘廩未全開士阨極矣蒿目士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五

艱數詳院道竟開編四石爲邑士員萬曠利瀘金界載
在盟府好事者妄欲起爭屹持大議觸忌諱不肯少屈
瀘封域胥賴以明縣之規制大都未飭署牘之暇捐俸
貲首修聖殿次創城廟改來鶴亭幽明兩境界無漏越
其他德政美法嘖嘖在瀘陽傳誦中藉使課績西江豈
非治平第一嗟夫課最弗論也竊聞古之論政者未論
考課先論民心在昔何京兆之去思劉綿州之頌德羊
叔子之勒石至今以爲美稱公之得民如是異日稽善
政者採其實蹟載之史冊與何劉數君子輝映行將爲

萬世循良吏又奚啻以一時論也夫一時與萬世孰久
得民與得士孰真公其古循良哉竊操簡以從矣請君
子父老謂否於是咸唯唯曰太史之稱載懿美者備矣
請勒其言石下且爲後事之師以垂不朽云公諱日望
字見中號未庵浙之慈谿人由鄉貢進士

邑侯呂公生祠碑記

我國家廣置殷屬其自藩臬以下罔非爲民至如撫
綏黔黎遍宇下而膏潤之則守令最上注精吏治每
從卓異扼簡僻者下璽書勞賜以繁調法至備也然而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六

割此賢以置彼地此之氓不勝失怙計反成命不獲計
扳轅臥轍又不獲祗聚族而謀以世祀蓋公道在人不
容泯滅所從來矣呂公治瀘凡二載餘種種以卓異著
余備員惠文下業已傾呂公名越丙午冬歲當入覲中
丞部使者列公治狀以聞課治最遠自瀘調盱之首邑
南城蓋余父母邑也瀘之諸縉紳考翼走院道泣畱不
遂則皆造余爲畏壘之祀以志永思今行矣瀘與南界
在咫尺在南猶在瀘諸縉紳考翼於是僉同聲起曰昔
在憲宗朝吾盱姆何文淵公守東甌政聲藉甚上賜

陞擢甌民詣 闕遮道卒至世守東甌迺應尊秩至常
伯幸君霜飛白簡請如何文淵公故事世守瀘陽迺應
尊秩不亦可乎余曰命業下矣余烏能爲然如何文淵
公故事世祠東甌至今有禱必應則茲祠也華臚繡額
俎豆輝煌與甌民沐何公世澤何殊且異日當事者惕
公崇祀而次第法之瀘且世世見公不朽之精其何必
於躬任請勒其言於石以識祀事之宗諸縉紳考翼敬
諾遂書於祠簡併爲吾南生祠之權輿云公諱應元字
興之號紫庭南直旌德人由鄉貢進士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七

邑侯梁公諱應掄去思碑記

府丞王一言撰

侯宰瀘五歷歲以治行高等擢象州守士民若失襁褓
所在肖像家戶而戶祝矣復鑄石構亭以永去思亭成
薦紳校士率諸父老謁予爲記勒堅珉欲以此紀侯如
見侯耳予進而問曰侯何得瀘之深也維時諸薦紳士
民合詞颺言曰侯自己酉冬蒞茲土興利除弊恒曰非
體認絜矩二字不能作民父母一時政簡刑清壬子冬
當道廉得其寔謂侯才優理劇徙節黎川越八月凡訟
獄者不赴攝而赴侯隨至立剖無不攝服其恩信相繫

屬如此予曰有是哉卽萊公之清操膠東之惠愛不過是固宜繫士民思至不誼也夫今之仕者有二患守冰蘖者廣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有矣患在厭澹薄侯旣廉且慎人之難侯之易也自是入其屢者以斯亭爲棠陰采民風者讀斯言爲峴刻豈徒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第今茲誦之將萬世傳之矣予故掇士民口碑叙次爲記以俟後之傳循良者攷焉

魏守鄔公修學置田碑記

御史鄧漢

新城人

今上八年瀘溪始創邑治建學東城外官師出入艱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十八

之迨邑侯汪公謨議遷於西門內距邑治僅數十武卽今學也因陋積圯棟壁欹焉欲壓博士弟子員居遊其間惴惴若循巖牆至僦民舍而居棧樸之地化爲榛莽郡伯鄔公旣蒞建武踰年治化大行百度具舉尤以興學造士爲汲汲課藝分題立程供餼雌黃甲乙若別蒼素然瀘士固彬彬嚮風矣辛卯秋下記邑令梁公曰瀘庠頽廢豈所以尊聖祀隆教化乎然民窮而斂愈急役愈繁舉羸於詘柰重困吾民何乃首捐俸金念兩爲將作費且得請發帑若干不足則邑令梁公以私俸率

役而措措成焉掄材於山取甃於野諸如鳩工募役之費毫不擾民若明倫堂若啟聖祠若兩廡兩齋咸撤而新之若聖殿若櫺星門則加修其所未備繚以周垣飾以丹堊越數月而告成增卑隘以高閣振頽壓而翬飛整如翼如眠昔加偉矣鄔公未已也曰既富方穀自古記之士無怕產能盡必有恒心乎復捐俸三十兩置學田若干畝凡周窮恤乏胥此焉給其爲瀘庠垂教養至備悉矣夫詩三百篇言學校二子矜刺鄭泮水頌僖或廢或修勸戒昭焉後之爲政者往往疲於簿書期會米

鹽瓊屑如魯頌所稱者且不數數見况革而新之乎又况遺產以綿億世之教澤乎公之嘉惠直與瀘庠同不朽矣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他不具載亦惟是以誘進文學爲重故蜀郡南陽世世祀之鄔公大造瀘瀘士將謀所以永思者屬予副墨記之堅珉予故快瀘之人士庇宇下飲膏潤無已時也不敢以不文辭顧可識者在鄔公所以可識使不泯者其在瀘士之來茲乎瀘士誠加勉奮經明行修斷無負鄔公作興至意使文果足以華國行足以範俗則人將曰此鄔公昔所造育

也道德科名後先輝映而作人之永譽因之矣苟徒夸壯麗志溫飽安居飲食已也是豈鄔公嘉惠後學之盛心哉鄔公浙之奉化人諱鳴雷號齊雲登甲辰進士

重修儒學碑記

知縣梁應掄撰

瀘溪學遷今址僅二十稔於時草昧之初 啟聖祠彝堂兩廡兩齋厥材惟舊以故閱歲未深悉致朽蠹而兩廊踈斷垣墉平場餘地見侵衢路阻隘射圃曠缺聖殿戟門橫瓦丹堊亦復墜閉廢祀立教之意謂何且非所以示壯觀也萬曆己亥冬予承乏茲土祗謁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

光聖徘徊周覽慨然嘆曰膠序如是是守土者之責政孰亟於斯也先是建南北壇以崇祀事卜闢教場建演武廳以練軍旅建倉儲於會城以便轉輸附建行部以繕賓客凡邑當修舉既已次第建置惟澤宮未飭真寢處有不寧者越兩朞月 郡守鄔公下重修之令予得乘間條陳蒙可其議予亦不憚抵突寒暑晝夕行督鼎建啟聖祠明倫堂改造兩廡移接兩廊直登堂所重修博士廨舍增置一廳凡三楹葺 聖殿飭戟門高垣墉立射圃復學前侵地週以欄楯路之西塞者通之北廣七

尺五寸南廣六尺六寸直長三十一丈五尺路之南隘者更之東廣一丈三尺中廣一丈七尺直長三十七丈三尺各監界石令無潛踰諸所修闢地若因而發靈樞若因而增勝會石君文器占南宮高第又苦邁鴻昌而應期運也者爾多士其務優游經輿蘊涵遠畧異日嗣有明大道擢大魁秉大柄者繩繩輩出以彰川嶽清顯之靈俾觀風者無徒以宮牆改觀而於爾多士改觀予不佞寧不藉有光烈乎是役也計費共二百兩有奇除請發帑藏九十兩郡守鄒公巡道蔡公各助二十兩教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一

諭寧化楊君摺訓導均州熊君大義經始之際適在新任各有修衙銀四兩悉以脩工其餘將作之所不給無事頭會箕斂予不佞捐處佐之典史龍溪張君沛教諭安義黃君菽咸相其事以觀厥成黨正傅良璧周汝盛督功效勞例得金書

舊城隍廟記畧

李伯廉撰

城隍廟舊以土神廟爲之移土神像其後而以城隍木主坐其前是城隍寄土神而居也卽謂之無廟也可又其廟故卑隘縱橫不數武堂下卽通衢村童市監日微

逐其前恣所嬉狎若不知有神者陳侯至喟然嘆曰此豈所以妥神靈而示民敬哉謀新之財罔攸給乃下令邑中有能奮義爲此者吾能以義報之會者傅汝楷者應聲起曰願附君侯之義於是以舊址易鄉民林樹榮田且捐貲若干任其事外爲大門次爲儀門中爲堂後爲寢殿左右兩廡各如制塑鬼神像其中金碧而輝煌之巍然大觀矣時李子方輸什一稅於其境侯乃造李子而問記焉有客詣李子曰天道遠人道邇昔談尚之矣新造之邑百務莽莽政豈無急於此者而安急是爲

李子曰客不知政政孰有要於此哉夫人之所以不相信者以其中有可窺者也人之所以不敢欺者以其中有不可測者也今坐官長於上三木在前五刑在後赫然捶楚其人乃其人之情僞至於寧死不輸者何也彼謂官長亦人耳卽不輸彼亦安能徹我之衷也至於見神則不然有不善孽孽向神前剖肺肝願慈悲哀憐赦放無卽譴當改行不復爲是改過遷善之機也夫在人者以法驅之而不率在神者以默運之而有餘豈非以人猶有可窺而神有不可測乎是故必新其式廓高

其楹闕美其垣墉復木型之而竦栗焉人其門足縮縮
不敢前淨慮而後進升其堂見其像穆如記註剖如
其廡窺諸鬼神之精狀儼如莫不毛髮蠢如氣息屏如
曰某善應某惡應神之不可掩也知是有不怵然於心
以遷善而去惡者哉故曰明有玉法幽有鬼神鬼神者
所以濟王法之不及者也侯之意其在是乎客何以知
之客乃肅然改容起曰山野之人芒若於君子之政矣
由今乃知之然則有郡縣卽有城隍 令甲炳然具在
也其幽明相須之義乎請以復於陳侯而鐫之爲記是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三

爰也計工自萬曆辛巳十一月至壬午五月工成侯乃
爲楷請當道給散官華其躬人曰此侯之所謂義報矣
侯名王廷號壽石浙之鄉進士上虞人縣尉陳時中與
有相度之勞也新安人

邑侯載嶽潘公生祠碑記

進士石文器撰

邑侯潘公以萬曆甲寅冬來涖吾瀘瀘自萬曆己卯始
其迺至於侯十有二令矣迭興迭革惟人文寢熾而他
制度闕如也侯甫下車慨然以仔肩爲任治前禾黍變
爲市廛郊次郵臺遷之步武酌情法之宜而鹽不著於

瀘之人交相慶以爲昔也從無而今也創見也噫是必有異吾聞鶴之爲物也饑不啄乎腐鼠渴不飲乎盜泉則其性貞波弄霜毛之影雲橫玉羽之光則其體潔指蓬壺而翻翰薄霄漢以翱翔則其氣高其志遠至於麟吾知其爲嘉瑞也而鶴則因金氣而乘火精亦獨立不群焉至於鳳吾知其有至德也而鶴則舞應節而鳴中律亦聲聞於天焉使是鶴也幸而與麟鳳同遊則亦樂與爲同心之侶合道之朋矣若夫狡兔之營窟也君子耻之碩鼠之食黍也勞民傷之鸚鵡之來巢也識者憂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五

之是數者世之所謂不祥也瀘皆無之而鶴是來胡爲乎來哉我知之矣陷阱之日深也有思去其鄉而惟恐不速者矣惟鶴知機夫其適此樂郊與聲氣之日襍也有招之不來而叩須我友者矣惟鶴引類夫其遷於喬木與既不願吳都之傾市亦不屑衛國之棄軒鴛鴦與之爲隨也鷹鷂望之而却步是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亭之所以名也嘗試登亭之上南顧川流瀾漪波光風行文煥慨然有澄清之思北望雲峯煙飛霞燦日近星低飄然起凌霄之志東則峭壁懸崖屏開障列若

大覺巖冥乎其生敬畏也西則紆曲圓方蜿蜒起伏若
九龍岡吾不知所變化也登斯亭也勝槩咸在几席爽
氣入我襟懷有心曠神怡超然於萬物之表矣鶴之亦
集爰止意在斯乎爲問爐之人士有氣高志遠體潔而
性貞者乎其有獨立不群聲聞於天者乎有如麟如鳳
作同心之侶合道之朋乎將見澄清天下凌青雲而直
上也足令人敬畏自生又安能測其變化也哉天固與
茲山茲水共相輝映信斯鶴之類相從而機相感者歟
鶴亭之名其可朽耶是亭也作於萬曆之壬午則陳侯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六

葑石也重修於萬曆之甲辰則馮侯未應也康辛巳重
九僧予同遊者則樊侯芳洲也圖畫天開目光爲輝飛
鳴而過我者若猶是鶴也予兩人樂甚徘徊俯仰已不
覺夕陽之在山公曰鶴亭依然一官傳舍安得長遊此
地耶請予記之廼喜而爲記

遊出雲峯記

知縣曹元

出雲峯去邑兩舍許孤峭插天四遠共見湖東郡邑多
發源於此誠鉅鎮也予來瀘四年未竟登臨之願石公
玉完爲予言是峯不可不遊遊之不可不及其時春夏

霧障冬則重擁惟秋高澄爽迺宜遠眺北望鄱湖東觀
日出皆有異致予心許之尚恐緣之慳也歲在戊午十
月既望予從郡歸石公遲余於嵩溪於時霜清日朗草
枯石出游氛淨盡騰茲良辰不可再得遂度沐而過澗
道崎嶇皆在竹陰中萬玉鏘鏘亦有來與灑故老竹習
而相忘也過澗水乃上小岡岡平十里孤徑貫脊以兩
人肩輿而度左右深陡正襟危坐不敢旁視抵峯下則
巖嵌壁立磴道險仄并肩輿無所用之矣回首一盼如
鷄之翼如馬之鼻又如蓮瓣之曼曼未有斷續也初上

濠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七

從君子石磊磊疊如砂床銳如箭括馬背稱砥礪磨丹
義或取此羅明德先生居山三載就石建亭今廢再躋
一盤壘獅子巖矜特可異而巖者似須長而重者似
鼻巨而輔者似額張如猜者似口宛然笑天之貌觀也
時塔坳危左旋山巖茅塞峻險難取從人扶掖而升百
步一息百息乃達巖上一嶺峭如劍脊深壑萬仞愈爲
險絕時已下暮雲千如堵夕陽半含赤影相射眼光爲
絢從人露頂而過巖頭風勁異吹落帽也少焉微風果
動笑曰無若龍山玉臺又費吟詠相與策首者數百步

乃至中庵板屋數楹不避風雨少憇遂升絕嶺肅謁三
仙殿三仙者浮邱真人王郭二仙君也仙靈甚著焚獻
者三時不絕歲有雷電一來掃室去則鐵砂硫氣數日
不散是夜宿於殿坐語更蘭以待月上而微雲掩翳未
盡其變凌晨蚤起東望日出爛熳彌天金鴉湧輪皎灼
騰躍凝脂未足比其色車輪未足比其形乃今而知陽
精之於赫有如此者下界欲曙知東方之既白而不知
夜半之已紅山高月小知中天之盤盃而不知升沉二
谷之數倍豈所謂天遠不如天高者辯良勝耶石公曰

山有三異峯陰有泉不盈不涸供至百十亦未嘗竭一
也左巖有風眼風從此出夏月猶盛人不敢近二也前
岩有雷眼雷雲出入人或見之起如一縷者靄靄滾滾
如樸烟者暴張時起時滅晦明相半居者以此卜晴雨
皆驗三異也相與探試水之清冽而重上下二泓井井
滴至循巖而下觀風雷之出入風眼差小草偃塵淨雷
眼闊大從石隙中深數百丈轉環而下有持燭入里許
迺還僧言地水火風四大以成世宙泉水也雷火也風
也茲山其具體乎雷穴上有戲法石二石相峙上有大

石尖閣如拳垂垂欲墮仙人石三疊而上有履迹焉鶯
嘴石從連理洞度去前銳後寬狀如鶯嘴大抵茲山之
石皆以臨崖險絕爲奇其中草木拳石蒼翠多不能識
惟松可辨而密節短絲勁若虎鬚挂如虬盤亦與長髯
軟細者別蓋生於石隙之中飽歷霜雪老幹蒼膚自出
韋態如綺繡之子與山澤之瞿比之色不及而閱歷歲
年凌厲往代不知其孰勝松柏之中亦更有至者尋常
之植可侈口自傲於歲寒乎哉石公與予每至一境烟
焰如熾僧以苦茗助之迤邐而下則父老攜壺觴欣欣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九

相慰勞各盡一觴乃去邑自范希陽開建一遊然亦未
盡其勝歷三紀無復有至者余兩日徧陟晴光盪漾又
得與石公上下其議皆若有奇緣不可不記其事

同潘侯遊出雲峯記

石文鼎撰

郡志出雲峯屬南城今瀘溪之二都也峯脉出庾嶺折
而東蜿蜒數百里不斷如帶迤似列屏大障爲出雲峯
東北瞰閩而信州諸山爲之枕西南眺吳若楚而匡廬
諸山爲之凡其突兀連綿者三十六峯岵嶸則踞巨列
則屏其中尖秀挺出名之出雲巖石間雲氣散若烟霧

漸至布滿天地晦冥而雨澤施焉或初出似縷橫亘似練則風雷噴薄土人每以峯之出沒卜陰晴以雲從峯出名也又曰雲起山腰而峯出其上故名出雲先是南城周上人異而登焉趺坐三日夜思建壇而艱於取水因雉鳴掘而得泉遂卓錫焉上人故與近溪羅先生爲莫逆友先生來遊因止其上再歷寒暑稍披荆榛創淨室以居修真從遊者幾二十餘人先生去數載上人亦去之雲遊壇宇經幾燬矣予少年曾遊茅龕几不容膝爲曼索然未徧歷也載岳潘公來令吾邑縣側倚茲峯

澗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

爲北障屢懷仰止寡緣登眺不佞乘其郡旋之便遽而陟焉峯之下斜折而東爲雷巖再下轉數十武則基盤石也又折而稍西從石縫間行數武爲鶯嘴石焉仰視其上峭石纍纍狀若覆壓視下則懸崖陡絕不知幾百仞也導行僧云此下有風洞側有鬪法石則心戰股慄不敢往矣還至峯頭喘汗交迸下視諸山高者蒼亂舞伏卑者蟻封耳載岳心賞再四以大覺巖之勝勿若也夫載翁蜀產賦者巫峽劍閣連雲天下名勝推最載翁固饒於山水之致者其賞蓋得非羅先生之契合耶數

十年以前羅先生至止數十年以後載岳重來心性妙解且與羅先生印可今日之遊山靈寔式憑之不佞爲東道主愧不能爲茲峯吐氣生色而拙樸硜固得山之純氣居多固宜爲茲峯主也觀止矣僧持簿以丐載翁爲之序迴轉而推予夫峯之靈不能靈我以炫耀當時之耳目而純固自若也又何能以筆舌爲好事者鳴矢以兩峰中之勝槩耶惟紀兩人兩日之遊賞心之快如是如是涉而不疲則亦羅先生之意也

大覺仙巖記

知縣潘元勳撰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一

邑東多山水而仙巖惟佳客冬予經其麓因暑短不及登俛然久之今秋以公務再至將償夙願從者皆以山逕斗絕輿馬不通爲辭予曰巖前住持爲天降耶亦從地升耶必天降則已若猶地升也予足自捷何難躋之有會傳生作輿率其弟子皆集欣然道予而前初望石巖翹然秀異而長劍倚天青鸞凌漢又如巨靈附耳兩兩從空而下也溪隨峯轉百折不乾每折多灘流者碧深者藍再深者綠如鴨頭參差映帶尖圓奇崛斜態畢具石壁有瀑布懸流逾數百尺瀆沫濺人凝眸久之因

憶飛流界道之賦是直界破青山矣徐凝語近實而坡
公鄙之何與白香山左也越此皆捫蘿而上懸棧數里
下臨無極或突而面壁繩手方升嶂窮矣一嶂復抱泉
盡矣一泉復注巖鈎疊幔轉入轉幽遇有松陰卽爲小
憩鳥鳴蹕苔響振金石空山着此乃覺更幽少焉黑雲
片飛驟雨如注諸生皆濡予曰山靈有知若爲浣濯者
耶雨止復登歷九曲之峻坂涼飈解而道滑如油矣崖
崩石處龍行未久云絕嶺爲大覺巖洞口虛敞可容
千人寬者爲堂奧者爲室直而陞者爲柱平而蓋者爲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二

簷靈泉丹竈石牀石磴皆出生成面聳雲屏賓主相對
餘峯蹲伏纍纍子姓之環列循岩右爲小覺岩岩洞差
小而天門甚豁城郭止里瞭在目前遠望海天杳然無
際大抵大岩外若無所見而中空有餘小岩外若軒朗
而中空未盡夫覺無不從空發者也窻空則明殼空則
行集流砂於鐘磬則弗鳴矣孔子自稱空空無知至鄙
夫有問兩端必竭孔子之空空孔子之先覺也故大空
大覺小空小覺取次名岩類知道者傅生曰仙岩盛時
多著靈異樓閣聳飛燈火星燦鐘鼓之聲達於下方凡

聞趨而頂禮者歲時不絕迨後以妖僧致燬猶及諸生
結社此中窓櫺几榻歷歷可見而今安在哉余曰若以
仙興以妖燬其夢覺之關乎物盛必衰愈衰而後復亦
乘除之數也盛則琳宮瑤宇玉管雲笙衰則荒烟斷艸
樵歌牧笛亦復何常惟托於君子之言可不以盛而榮
不以衰而歔岩固閔寂人跡罕至茲與邑運俱開矣當
有大覺者炳山靈而垂之不朽漫賦二章以廣其意日
已下春明月在樹踰躑而下更覺夕景之異是夜宿於
祠中援筆而記其事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三

溫泉記

傅旨言撰

魯司馬子長登泰山抵龍門歷會稽探禹穴遍遊名山
大川而文氣日壯從來山水之爲功於人也大矣哉况
夫山水之奇者則其爲功也益著吾瀘山水擅奇所在
都有若夫爲奇美之尤者莫溫泉若也先人有言曰五
行之性有常亦有變金性堅也而有流金火性熱也而
有寒焰木性浮也而有沉木水性載也而有弱水泉性
寒也而有溫泉其常者人所經見變者人所罕觀也雖
然天下之溫泉多矣而表焉於圖記者班班可攷也如

吾瀘之溫泉則有異發源於蒼崖湧出於石穴筆架峯
居其上牛耳泉居其旁泉之右楓木參天交柯蔽日崖
之前松濤迭奏響振林間混混不竭其流巨也大旱不
涸其源深也嚴寒不冷其脉和也瑩徹澄清脉絡清也
香如蘭澤甘如醇醪氣味佳也汲可煮茗浴可蠲痼神
而異也或曰惜也香溪出於姑蘇大啟館娃之麗秀水
出於驪山屢邀翠華之臨使此泉而出於通都大邑或
爲車駕之臨幸或多吟咏而表彰其與香溪繡水並傳
矣今僅出於此土母乃有美而弗彰與予曰不然蘭生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四

幽谷不以無人不芳泉溫僻壤不以無人或寒猶之乎
岩居穴處之士苟能淵修進德處可以希聖哲出可以
定邦家安在不跨越平古今聲稱於宇宙哉况此水亘
萬古而常清與斯民而偕樂天光雲影任其徘徊日華
月英憑其涵泳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於此而澡心浴德
擬之湯盤可也於此而春風吟咏擬之魯沂可也於此
而洗耳明高洋洋樂饑擬之箕濱泌水可也進乎此者
觀瀾而知其有本盈科而審其逢源流行而悟造化之
不息在川而感逝者之如斯其爲境之奇爲功之大果

何如耶使司馬子長而遇此吾知其低徊留之而不忍去云雖然子長往矣當今之世豈無子長其人乎如有其人吾將告之曰君其問諸水濱

孟侯新建衙署碑記

林芳

夫熙載本於奮庸有功根於明作故有大於天下之精神卽有大於天下之政蹟俗樸風淳惟急眉睫苟安且父於不可已者而已之達達然矣以予觀邑少尹孟公嶽嶽矧鋒巖巖道氣今

上七年剖竹來理本邑軍儲四應之才躊躇滿志然瀘向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五

無少尹故衙署未設

國朝屢更數公或寓竺乾之宮或寄錫壇之社悠悠一枝忽忽郵視公顧喟然曰予不負丞而丞負予安有居是官而無其次乎爰集紳衿里黨諏詢惟同僉曰以公之碩抱弘猷槐廳梧垣惟所任之而跼棲枳棘猶不寧於震風凌雨編氓何以爲心政教所孚民大和會於堂左餘址考卜廳事申請上臺俞允亟成公捐俸倡率一甲現里以事會適逢仔肩莫釋悉踴躍跳往助之而將作興矣鼙鼓不勝棟隆叶吉聿觀落成會公署

篆新昌期年化洽哀章誥興遵渚東歸隨續前功於是
廳堂有嚴有翼厨傳漏浴具皆警飭繚以週垣肅以蕭
墻煥然偉矣繼攝堂務剔蠹理逋批藻窅卻夫使公
非精神有大於身則簿書飛輓執掌未遑何暇使陋者
有以自立難者有以自成未有者皆創獲今式廓日增
而規模光啟使後之居是署者哦松有地登槐有基顧
不念公之締造乎且寅賓復下榻之館啟聖崇發
祥之祠諸所肇畫足爲奕世楷模公有專記溫文典
冊光榮照乘行將銓擢不次躋躋三事而瀘實爲起家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六

地也治民快觀公之政績健美公之精神豈以予
之鄙蕪而弗記之

重建啟聖公祠記

嘗聞之祭義曰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故祀
至聖所以崇德也饗

聖父所以明倫也孔子上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下開千
百世理學之傳祭典攸隆固萬古爲昭矣邈所由生則
代有明德禱自尼山

啟聖公之祠載在祀典有其典之莫敢廢也瀘邑自遭兵

燹久置止墟時屆居歡迎 神露祭既無以列俎豆亦
何以薦馨香矧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几筵榱桷實式
憑之今

聖廟既闕宮有血而

啟聖公祠猶委諸草莽將崇德之謂何而倫之不明也滋
甚想仁人孝子之所共悼 至聖之靈能無恫與於是
孟侯集合邑之紳士同志協力庀材鳩工不數月而成
規制擴舊爲弘威儀於今再觀煥然一新觀者如堵將
駭奔之無數而顯承在茲矣自此瞻廟貌之巍峩思水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七

木於源本觀春秋之雝肅致愛憇以著存斯祠之作或
可告無罪於
至聖云爾是爲記

肯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孟秋月既望邑人鄧可權記

捐俸攝篆少尹 孟吉熊

捐俸儒學訓導 嚴廷訓

捐貲重建首事鄉紳 鄧化日 林芳

鄧可權 林駿發

邑庠 林朝清 傅琦 林簡臣

合力共勦邑庠 鄧可大 鄭繼言 魏邦屏

李之郁 鄒之震

督工耆民 林永吉 鄧鳳

黨正 林邦楚

建李泰伯公祠碑記

涂國鼎撰 新城人

有宋太學說書泰伯先生經學閎衍詣履端亮其於雕蟲小技耻而不為直原本六經明習世務斬以康世濟民為有用所著周禮論明堂圖平土書富國安民強兵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八

三策皆指掌太平之規蒿目當世之慮靖康亂變若預料於胸臆間獨怪當景佑慶曆時仁宗方銳志理道復重以范文正公余襄公之交相薦乃僅受一卑官齎志以沒而不獲竟厥用惜哉雖然用不用者天也傳不傳者人也天之所為用不用關一代之治統人之所為傳不傳關千古之道統實佑開慶間郡守楊曾二公立興文景賢堂祀先生於盱郡美哉始基之矣至明罷守謝公以浮白之憂復營其壙南城銓部左公疏請賜以少牢歲一春秋祭如儀時成化年間距先生沒時已四百

餘載而精神之所感通固若是耶嗟夫地靈人傑先生
之生於赤境橋則今之瀘溪三都也顧祀典謏菲而俎
豆不光羨墻孰見有司表章前哲風勵後學之謂何萬
曆甲寅西蜀潘侯以孝廉來宰瀘溪爲之捐俸卜地鳩
工庀材剏祠祀焉扁其堂曰景行堂堂之後爲饗堂祀
李公主內外東西號舍共三十間爲諸生肄業所森如
翼如廟貌新而馨香薦先生與侯之心神一脉通之矣
祠成告虔日侯夜夢白叟袞衣博帶稱白馬之謝覺而
心疑之預以其事語庠中師生旣瓜期近遣家人歸蜀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三十九

舟次白馬陽侯作孽椀拔蓬飛出沒風濤者三十里昏
霾中恍見白叟呵護維楫不施自抵於岸甫登而檣片
片解矣夫今距先生夢浮白時又百有餘歲而精神之
所感通猶如是邪余嘗讀先生語訓曰他人之道借曰
善焉可有可無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不聞之是無耳
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
是無心無精爽也吾與斯道夜諷晝讀髮班不知其疲
終沒吾世而已矣夫具耳目心精之人閱天地爲始終
人在則夫子之道在夫子之道在先生之學在也侯以

道治瀘以先生之教化於瀘亦既家紱戶誦矣寓內且聞風興起鼓吹休明則先生之學之傳殆千百世而未
有艾乎侯繼往開來之功與先生俱無窮矣瀘庠廣文
張君元揚文學曾于陸道造余請記焉予故有意乎直
儒良吏相繼以成一代文明之化也因爰筆而樂爲之
記備侯諱元勳號載嶽蜀之重慶府大足縣人捐俸百
餘暨士民及公裔昭規輪助俱勒之碑祠成申請祠役
工食經營規畫侯不遺餘力期垂永久典史連國棟閩
之建安人庠生林樹英曾于陸傳登覺鄂元開等始終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十一

董其事督工者民林一蘭傳茂亨林雲魁例得並書昔
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孟秋吉旦

移建公館城內記

進士石文器撰

瀘宇之肇啟也於是草昧初發諸凡建制惟取備物竟
局以完邑規蓋於叢山僻壤中聿開縣治勤民駭衆非
常之原莫大焉非無遠慮縝思勢不得不爾也而學宮
越在關東倉場縣諸河北公館以駐司道之節卽舊廵
司地爲之距舊倉猶遠數武每于旌至止吏卒夫役應
侯爲艱晨昏霖雨河水瀑漲咫尺有望洋之歎賴邑侯

全宇陳公倉移之邑門會舉汪公學遷之邑南公館議
徙未果也蓋瀘額賦難增費無從出且僻縣闕徵輪蹄
闕如往臬使巡而報罷察盤使者間兩歲一臨駐不數
日苟且支目前適爲因循已耳載嶽潘侯以甲寅之冬
來令茲土吹枯潤槁諸凡剔蠹釐弊以蘇吾瀘者靡不
營精畫之越明年移建公館其經費議動支數年修館
銀又估官山之值使民易之共得費若干條上當道報
可遷諸城南材木瓦石蠹敗者易堪裁者仍其地爽塏
其規宏敞倍舊昔所艱者費今不費公帑一銖而費具

昔所重者遷今不越數月而落成不寧是也邑居惟北
隅聚廬族處餘皆一壑稼園侯區畫其地廉若價名鄉
民有力者得比屋其中而近漸鱗次相錯矣先賢貯江
先生寔吾瀘產侯捐俸百餘金創李公祠於學宮之左
儒紳輩因相樂助以尸祝瀘賢也肇鹽議則當道嘖嘖
課士業則膠庠喁喁諸繳績更僕未易指數以故郡伯
藩臬上之繡斧直指薦剡敷奏彤廷此特其一班耳予
猶及記歲甲寅吏垣懸印偕侯侯憑京邸斗酒相過片
語開誠洞見底裏指掌經濟咳唾津津因喜吾瀘有真

父母萬里移書相慶而今桑梓具以余爲不謬茲歸山
讀禮又獲執役以紀侯績不佞亦令耳爲令而益知令
之難古稱河陽潘花以爲美譚今吾瀘不獨擷其芳而
且食其寔侯以橐駝之樹樹吾瀘甘棠且世世以之予
得以執筆同附貞珉不朽亦厚幸矣

接龍橋記

進士石文器撰

瀘溪未啟宇縣治爲廣仁寺寺之前後左右沃衍阡陌
也後有土阜瀘水環之水外之山圓秀如毬與山後阜
相應嘗有鶴巢其上逾年瀘封關始知鶴之來爲瀘嚆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十二

矢先令建亭其上名曰來鶴或云縣脉由茲飛渡也始
有議橋以接龍者堪輿家又謂瀘脉自南門來鶴特其
應山總屬青鳥語耳瀘水東出環西北兩門秋冬裳可
褰春夏暴漲不啻瞿峽橋固利涉之萬不可已者先令
王公滄嶼建未底績以艱去郡別駕張公開若代瀘庖
相砥柱弗固移根於石并墩爲五稱不拔之基梁未建
而亦去李公青蓮來宰吾邑益墩高之鳩材架之而橋
始成題爲接龍噫嘻瀘之龍何不接于肇造而接於今
何王張二公未就而青蓮公始集成耶蓋物理有廢乃

有興有絕始有續瀘不開則氣運終不開瀘宰非賢者
嗣徽則美績終弗就王公以博大張公以神明至我青
蓮公以慈祥兼博大之施以渾厚運精明之理下車以
來催科責里逝而雞犬不罵赴愬任請息而鼠雀罔鬪
鞭若蒲團若空衢市若掃幾於庭羅野狎矣而殺兄之
弟上有疑其獄者公正色爭之未幾上臺駁理而案屹
如山也鄉飲陋規屏之若浼赭山掘笋禁之罔寬諸斷
畫一未易縷數是豈崎慈祥渾厚而一曲者耶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王公張公之嫩蓋兼有之以接其脉接匪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十三

直龍也卽謂接瀘人續命之膏也可某除補建寧理官
渡瀘入閩公扁一面爲接龍橋虛一面以待不佞題曰
飛虹控鶴以橋控鶴亭而架存諸公利民德意不徒爲
術家券也願我瀘繩繩有仁宰如青蓮公者以接之則
瀘有津筏永渡春臺壽域間不獨斯橋已也敢不拜而
記之

高雲塔記

會先春

瀘治折而東北距二十里許爲高埠地故號園區殷殷
屯屯烟火輻輳有溪經其南爲瀘水匯流衷山之腰而

鎖鑰全瀘咸是賴云形家謂宜壘一塔以壯厥形勢且
肇基文物也識者躋之時族者俊者不惜捐貲憇愚號
偕於前而合尖厥後第見虛簷侵漢危頂干霄題曰高
雲職是故耳於是風鐸傳空星燈炯夜遊人仰穿而上
憑高遠眺氣象萬千時而東臨水滸也則錦鱗縱壑野
鷺浮汀混漾春香與天下上其魚塘井耶轉瞬而西則
古剎在焉乃派風遊耳者不有梵吹遙來喚音遠落爲
興文庵者乎由是左巒環抱則有後視如攬曰獅山者
矣右岫蹲踞則有闕城風生曰虎墩者矣若夫喬樹微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

吟墜露可吸則又有蕭蕭薦韻爲金暉峯者矣乃如陽
鳥翔豐隆斂晨奔笑日夕照標霞晴光煥也及其懷雲
幾隸密樹紛披疊嶂鋪青沿溪漲綠非雨意撥人乎至
春疇而千耦其耘秋稼而百家畢又或農歌互答牧笛
參差不又爲賞心樂事耶乃異日者鍾靈孕秀人文蔚
起將慈恩姓字邀題鴈塔寧僅爲金碧輝圖藏光舍利
已哉固宜乎覽勝者之目不暇給而騷人墨士之兼管
而賦也是爲記

通福渡記

歐陽鑾撰

南於東北行百二十餘里是爲高阜曾氏世居之南爲
通福津閩節之水出焉旣廣以深而居氓與諸事事於
閩者厥爲孔道先是舟卒出僦或苦於無貨且稽事未
之季曾氏諱旺者爲買舟以濟於是民相往來行旅如
歸甚有惠稱旣於津之西濬屋數椽募善操舟者舍之
以世其業給之田以畝計者十有六地以畝計者一以
以畝計者一以卹其家而舟之諸費亦取諸是行百
禮成化間旺之七世孫諱用衡者夢訪曰先世給舟
之產裕矣而糧若稅尚藉舟子將無因而利之者乎會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十五

曰然乃易戶曰曾義舟云其子漸貢寓京師請記其事
竊謂此津歷千百載南城又稱人物傑連寧無一義舉
者而今皆湮沒無聞蓋亦無悠久之計若旺之舉可謂
義而遠者矣然其產初藉舟子不復慮其他而卒其事
不廢者夫其人豈皆義所激耶抑會氏食指繁碩雖有
饗夫禁不敢動則後來之慮豈得不遇易戶之舉可謂
智而周者矣凡植家必有仁厚之澤乃可爲訓推廣而
維持之則後人之垂昔人之義田義塚義學義倉今皆
不可究竟豈其立法之端然哉吾重爲曾氏幸也今而

後有挾智力稱雄長奪人倫之便而墜其家訓者觀斯言其有所感也夫其有所悔也夫

重建李公祠碑記

莆陽余履度撰

余總角時讀泰伯先生袁州學記已心儀其人迨筮仕鶴城得縱觀先生全集則眞瑰偉博洽言言皆留心世務原本經術則盱瀘人文之盛眞足與濂洛關閩相頡頏雖位不匹德僅徒托之空言而文自可傳不宐任其湮沒前寶祐間郡守建景賢堂祀先生於盱萬曆間西蜀潘侯復爲先生創祠祀於瀘迨明季兵燹游加宮墻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十六

鞠爲茂草康熙八年先生賢後裔招視鳳林等痛念廟貌荒蕪哀貲重建至十二年落成巍然煥然視昔加偉此雖後哲克肯堂構能光大先緒亦先生不沒之靈不與世代共沒故昭茲來許爾自茲而往盼蠻豐融以親九族肅肅雍雍先生之澤山高水長

李泰伯先生龍馬書院記

例有科舉五名

知縣李卽龍撰

豫章之勝如信州之鷺湖山久以先儒之題咏傳矣而山下之鷺湖書院則猶競傳此豈以其地而競傳歟抑

以先儒之講學於此傳也名因地命地因人傳固如是夫乃先儒固有先之者盱江李秦伯先生生而以周孔爲己任常憤斯文衰微而思振興之其生平燃藜校書閣不知凡幾而龍馬山之講堂爲最著蓋先生歸自京師之明年彙其文稿緘寄祖君無擇後遂集生徒而講易於此也迨其後梅臞先生堅却元聘亦退居於此然則斯堂也非先生之世守歟乃仍以龍馬命名者何夫亦猶鷺湖書院之從其地也歟然而尤有進嘗聞先生之訓門人也曰讀易者皆知經緯表裏之義矣試思龍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七

馬未負圖以前畫於何始龍馬旣負圖以後畫於何終然則先生以此命名也蓋有意殆不僅從其地而命之已也向讀先生袁州學記竊想見其爲人輒有僅窺一斑天恨南北之嘆已丑膺

命承乏茲土幸厠列楹堦瞻拜先生之祠矣嗣以查疆域稽圖籍暫寄署於龍溪之大成祠公餘之暇輒與彼都文學士何子清鄒子衍泗龔子國璽李子之郁鄒子之震之晉課藝拈詩討論古籍因獲先生之全集讀之且得聞先生講堂故址所在遂相與陟崇巔探石穴尋舊

跡以慰余夙昔之仰止焉嗚呼卽龍固先生家屬也且
習易而未窺其屬使生同時居同地登斯堂而親炙提
訓也烏知不廁附曾子鄧子諸先儒之籍末也哉雖然
龍不幸而不生於先生振鐸之時猶幸親先生桑梓之
地向時僅窺一斑天限南北之嘆不庶亦少解歎其山
橫聳於鳳林里後去大成祠約四里許而鳳林蓋先生
之木本地也山自雲峯分垂巔嶺崔巍又恰與雲峯相
對峙且嶙峋多奇石輒類獅象其蹲踞如龍奔騰如馬
者尤酷肖岩下多空曠可容數人坐立講堂恰在岩左
不朽云

龍馬山房記

邱儒承撰

鳳林之北有山嶧嶷而石巉巖也馳轟奔決首尾昂伏
睇而肖之勢若騶駼之歷塊而或者曰是神龍之奮騰
而拏攫也而輔之以泉芳遶徑烏韻傳枝雲峯兀峙其
前儼尊宿之臨几席幽絕人區致足娛也有宋梅臞先
生諱漸者登宋進士家鳳林遊屐所經顧而樂之結廬

而讀易其處題之曰龍馬山房揆厥名義寧曰肖形先生以爲周易一經在昔數聖人所以抉龍馬之秘者也意其在斯乎先生當宋事欲顛其幽憂憤惋結轡於胸臆間而不知所處然檢周易而讀之念不得爲蹇蹇之王臣而蠱上非其志過涉不可爲廼不可爲而或可爲者庶幾肥遯之上乎先生以是葛巾布袍手周易一編於山之北窓其間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先生生而寢食性命之卽先生沒而靈爽不猶是憑乎今幾何時而先哲讀易之地一變而爲浮圖金碧晨鐘暮鼓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四十九

之場惻然念之夫豈滄桑是悼誠悲人心陷溺其狂惑脅亂一至於此也先生能無恫乎釋名思義其所爲抉秘龍馬者安在哉後之君子有能砥狂瀾而返之而復棲先生之靈於是堂也不猶是龍馬效靈乎

筆架山記

黃鍾鳴

余瀘東北天外三山尖巒秀挿矗峙霄漢宛如筆格而環向邑城若拱辰然晴烟雨霧縹緲籠罩必天日晶皎始現全峯峯去予里頗近寔龍脉之所自發旦夕觀眺千態萬狀光怪百出莫可名言惟是娟麗穎峭形家

符叶人文予以不律爲耒耜者不禁言之親切誠以燠
乎杼藻彩摛奎翰而吐爲風雲形爲月露洋洋於山高
水長之間者豈非以其筆之如椽哉則見乎飄若遊雲
矯若驚龍者王右軍筆也則見夫風中檣陣中馬者米
元章筆也則見夫詩中畫畫中詩變化而莫可名言者
王摩詰筆也茲之筆峯嶽時計我瀘多士少有夢筆生
花之儒崛起於其間如古右軍諸人者山靈有知嶽降
弗偶崔嵬參天當不虛設癸未重九群登其上爰爲之
記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

大三峯記後

魏奇

苟物可以名傳卽關知遇卽有數存乎其間傳不傳不
槩係已事也山國傳山凡山不必俱傳鍾一澤焉茂弗
傳矣澤國傳澤凡澤不必俱傳鍾一山焉茂弗傳矣此
異以所罕抑不盡然有以事傳以人傳又或以文傳吳
山未必甲杭以繪圖立馬而吳山傳以事峴山豈必魁
襄以立碑墮淚而峴山傳以人此予耳食於遠者也近
而洪都滕王閣又近而羊城臺擬峴雖巨麗哉予謂登
臨之下不如對明窻靜几誦王會落霞孤鶩微風遠響

增人意想無窮也一臺一閣傳之盛矣以文嗟夫嗟天
匡廬之勝傳天下天下以詩文傳匡廬者曷可億計及
考志鴈宕者謂龍湫瀑布晴雷驟雨輕烟濛霧遠過匡
廬然此傳而彼不傳何也五嶽並鎮齊州尋紀錄者五
臺近遺山一詩史炤一引餘不及恒霍諸峯又何也得
非龍湫以僻累岱嶽以遠累哉匝廬皆山北最出雲東
最迢迢西最大竺夫從來登臨之槩大約借勝自他高
而星辰可摘曠而雲物多幻俯視則線大長江隙濶平
野螺列群巘其恒也至本體之奇或亦僅耳乃茲三山
出眺兼衆有人窮之穴險穿幽有彌月不足者使當要
區或以事或以人或以文必有傳焉顧以僻遠翳於樵
夫牧豎鮮騷客韻士過而問焉豈非知遇之闕歟嗚
呼繁山川也哉史遷曰岩穴之士非附青雲烏能聲施
後世意如此矣

將軍石記

許應虬

地骨雲根稟扶輿堅貞之氣者其石乎周楨國輔鍾兩
間果毅之英者其將軍乎宜乎石與將軍比德絜形而
名所由來也近里石峽山之麓水之濱有石昂然嶽崎

卓犖猛踞雄蟠屹作中流砥柱卽平泉之佳者未足方
擬嗚呼萬景莫非肖形天地此獨以巉巖磊砢者侔侔
仡之雄是殆欲鬚眉者效虎置之干城而克壯厥猷乎
夫冠曼胡背長劍如飛如翰者將軍也茲之傑然者單
之巖巖莫可扳躋顧歷磴而升其頂平坦若砥可坐
人下則有潭泓然淵涵靜深莫測底裏亦若韜鈴象胸
中蘊十萬甲兵者間嘗登臨覽眺遠岫近巒烟光嵐靄
若五花八門燦陳几席而波謐鱗遊歷歷可數至環
景物媽美四周又如粉白黛綠翩舞於細柳帳前也

涇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十二

哉觀於斯而聳拔剛方之意勃爾以生將所謂介於石
而不終日者非君子之操耶恍恍然登壇而奪纛者非
萬夫之望耶銘鐘鼎而勒燕然者非偉人之奏膚公而
誰屬耶有其人吾且效米顛呼丈而拜之千秋萬世後
更將磨崖而憑用之毋徒奇於石而弗奇於人也某年
某月某日群友縱坐酌此筵記而鑲諸石

重建出雲峯殿碑記

邑侯朱世昌

瀘之有出雲峯縣志記之都人士習之賢豪君子遊詠
之予則未及登眺焉簿書紗帽之羈縻人也誠俗吏哉

然有可解嘲者昔永嘉老宿云學果聞道則入山而所見皆道不則入山而所見皆山世之騷人韵士載筆床茶竈以窮名勝緇流羽客掛瓢笠瓶塵以搜林壑者肩隨踵接豈曰乏人何以北山之誚雲漢之譏明目未肯放過則出雲峯之畱以待賞也予正不甘以俗自靳山靈諒亦不以俗靳予矣予令瀘未匝期如溫泉牛耳象極諸峯少有點綴者軒車所停未嘗不過玩之憇息之豈秀拔出群冠軍一邑如此峯者竟恣置不躡耶蓋從未有以其勝悉告者乙酉予以苦塊避兵鶴城之谿北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十三

日與二三素心讀禮逃禪尋梅索句偶石子叔寅過訪話及峯頭層巒疊幻之景業已心醉神遊旋手出潘侯載嶽并大尊人玉完翁偕遊詩記寫照變幻宛入山陰道中不禁掀鬚撫几曰山之以賢重也始則近溪先生携周上久誅茅卓泉以肇造於前繼得兩先生披襟洒翰以暢發於後三僊倡酬可謂不孤矣更有足侈者叔寅諱珂玉完翁六郎也世廬於峯麓鍾川谷之英吐而成文其高邁奇古則峯之萃嶽轟轟其幽邃曲折則峯之蜿蜒錯落其噴薄之如風如雷舒卷之如霞如霧皆

峯頭所有之光怪則皆文中所映之精華抑浮止真人
王郭二君再來乎不然三仙壇壝昔固委之榛莽混之
土直也石子雅意聿新之且殷殷復振之庀材累石構
椽七楹奉以苾蕝儼然成招提焉至雷岩一帶山徑不
下數百餘丈樂與其昆仲或登或營爲砥爲矢俾翱翔
鳥道者不苦棘目不病厥足又適傳其胸之坦夸超曠
整飭潔淨則石子之文之功不與茲峯同垂不泐耶茲
石子以明經徵辟爰出而雲行西施勲隆岱泰正未可
量異日功成身退踞雲峯之巔掃仙人之榻追三先生
仙振衣千仞指點雲峯而鐫之石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十四

獅子林記

魏毅撰

魚鱗潭流南有獅子林禪室也庚子夏余偕家姪天如
雜野僧讀書此山寂寂不聞人足音左右峯遍甚日倏
來倏去門外柏樹森森每光夕時從下窺星覺二三或
更三四點忽爲風出旋爲風沒嶺出對天上有沸泉計

口而給乃僧泰然請於神而得者諸山孫列畢拜奇麓
下圍山皆石強者立醉者臥直者笏橫者床員而窳者
爲磬方而長者爲几銳上而安若怒吼之踞於座望下
而奔若驚鹿之投於溪他若孟可注口可張筍可參天
岩可避風雨者更難僕數其形狀遡流里許至魚鱗潭
相傳神龍所舍高崖壁削瀑布當空瞰潭中淨無一物
畔有青草長可數尺時人所謂龍鬚也好事者拉友携
爐挹水烹茗雖炎午必重衣而坐風水擊石鏗如聞戰
鼓沿流接獅子林矣吾聞潛龍喜水深地僻而浮屠亦

好清淨則相近以爲室固其宜耳又嶺側橫半里許有
村居黃姓晚烟籠數十樹客坐林間石顧人家若在霧
中是又別一境也古人山水奇遇未必踰此然名不越
境惟供殘僧養遺年而若忘者何耶大概名山佳境非
人不傳幸則有名公鉅儒往來遊息托跡潛光更或偶
爾駐節後人遂指某山爲某人所賞如峴山如武丘者
實存乎地之遇耳至一經點染若別有天地改設迨親
境究不與文相符彼之名實不副者蓋往往也設斯林
也日煩安石之屐薄受柳州之金高明搜抉不遺隱奇

且工丹青者有畫擅筆墨者有詩文又何不幸至今予雖奇賞既病非人又病不能文則此林之終於不也嗚呼天下何山無異何地無人遁跡幽棲不欲作何謝世交而民沒終身者寧此林之不遇獨也

龍雲庵記

王吉臣撰

聞之彼教言佛心感應如龍翔雲起此庵所由名也其址屬我里居之右勢稍延廓我先人相立家廟廟之右爲漢壯穆侯祠凡以擴拱護之勢而又以輔形勝之或缺也祠後故有小徑闢捷者趨焉居人厭之始議塗路

溫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十六

墳渠更立禪刹又以補前人所未及謀既定於是或捐金或均力進哀山麓稍增其幅其中爲觀音堂爲香積爲丈室茶室曠闢疏豁栖雲敞日莫不小中見大由乙未迄丁酉而庵成釋因修克成厥終今戊戌則又備列諸象教有力者不待勸而樂爲之金碧輝煌人天靜穆曠如也庵後山爲金嶺廻接雲路喬木干霄其下林羅沓翠有助芳陰綿繻乎壇宇間皆是氣也山下幽渠泛碧衆泉所會鳴湍叠濯多有遊魚逐水而上居人寢食乎漱玉聲中耳根清淨不關洗也前卽壯穆祠曠影長沙

溪白野青漠漠芊芊樵謳牧唱樂以時寄凡俱吾輩所
徜徉昔人謂可以超絕紛世永懷精神者意取諸此客
曰龍雲斗室耳景光咫尺耳子咏矣而又記之何爲是
侈陳也予曰不然風土者亭毒之迹善爲領會者無作
於中無營於外而姑寄焉雖一止一盤一木一石皆具
有直趣豈必競奇構哉善夫顏濬子曰天下之樂無窮
以適意爲悅饜飲食雜陳要之一飽而足又曰士生於
世使其中不自得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
性何適而非快凡遊龍雲者應作如是觀是卽予記龍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七

意也若夫出此入彼談空說渺以開導名教非所知已

義士祠記

主事王贊撰

義士祠者旣瀘高阜曾氏祀其鄉義士鄧景祥也元末
兵亂曾伯遠者以其族自保時伯遠遇景祥甚厚景祥
感泣誓以死報會有黃長私通關光龔賊伯遠惡之賊
遂欲滅曾氏族勢張甚不可禦危在頃刻景祥曰吾死
所矣爲伯遠解茲禍死何惜焉乃挺身直往寇壘紿之
曰我伯遠也戴頭來矣餘何罪欲屠之寇義其言卒殺
景祥引兵去曾氏得不沉其宗者景祥一死易也明成

化間曾之傑曰用衡者感景祥之義倡於其族曰微景祥無曾氏矣今族繁以大業詩書而列衣冠者相望夫何自耶而景祥尚弗祠不可遂相與立祠以祀夫不難於死而死於義之難景祥之死以報知己且全其宗與古程嬰杵臼脫孤存趙者其義相配然而二子史冊傳之至今赫人耳目若前日景祥之事史終能傳之繼二子不磨滅其傳不傳未可知而廟食其鄉與其土相長久則景祥雖死猶生也景祥當日之死惟知有義後之祠不祠豈其所計而用衡祀之亦自盡夫報德報功之

心而少以慰英魂於地下其亦可謂義舉至正德十一年冬予過高阜得迺觀祠下竊謂景祥一匹夫耳而能見道分明殺身取義凜然霜雪爭嚴彼有立人之朝高爵厚祿受恩寔深及遇國難乃狗鼠求活恬不知恤視景祥亦可愧矣夫景祥之死之功雖於一鄉然可使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皆知所激以起忠義之心則國家綱常實爲賴之而其功固有陰被於天下者則其祠豈獨宜其鄉已也今而後將有廣其義以大其典禮者乎則景祥傳而用衡亦與之俱傳曾之族人聞予言重有感

也遂請記而鐫之石

重建啟聖公祠記

魏奇

凡事義有可言君子不以故典而置之而後爲是事者其義亦因以著賢序必祠

啟聖其典故矣而其義可言也從昔聖賢光於祀典者多有未聞上追而崇其先者且夫王者大始則陳祧主大禘則推始祖所自外內咸駿奔走焉要亦王者自隆厥祀耳罔俾率土爲我禮其先而無疆界之殊也罔俾率土尊卑貴賤爲我禮其先而無上下之分也世俗三教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五十九

並稱脫非崇正碩儒罕不淫於二氏梵宇匝方州所在金碧輝煌費貨貝動以百千計夫極佞佛者之心何所不至卒未有遯空王所出而祠之者祖老者以符籙馭愚俗或欲茹其精不過引瀘吐納以佐其生而究亦無濟後世祀竈致物既已妖妄乃相傳生指李樹爲姓是并阿翁姓字不得知矣嗚呼以典禮若彼以世俗若此然後知聖以啟前聖以祈後宗廟饗而子孫保惟我夫子亘萬古而窮天地也是之謂至德瀘自丙戌煽火連綿不息邑居遺舊柱礎者十不得一

又廟孤存而堂廡門序洎兩旁學舍概歸灰燼

啟聖一祠藜藿在平其址矣歲祀雜草蓋苦以奠其於禮
也不亦褻乎而忍之也顧此羸者瀘也勢猝無如歲辛
亥少尹孟侯攝縣篆合紳士創而新之方祈永固俟式
廓焉耳乃聞叛繼作克鋒播於瀘者久而彌烈昔所創
者又飽虐焰矣暨丁巳會邑侯區尊綽瀘篆博士魯
君總學政相顧而心悼者久之然勢未可爲也雖叛王
伏辜而餘氛猶熾至庚申山寇烟滅瀘喘始甦時區侯
解組攝篆者建糧廳陳尊也未幾而邑侯張尊又受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十

事矣諸君人有其心會勅是舉約捕廳王鎮防蘓各捐
俸薪若干及邑中賢豪舉而重新之屬其事於博士
魯俾董成焉是役也市木於山徵陶於甌鑿石於舊址
既垣既墉且塗且釐始某月卒某月計工凡若干計銀
錢凡若干而

啟聖一祠復穹然出豐草間敢謂展而大之無需後來而
始基之隆幽有以慰聖心明有以昌士氣魯君暨諸
君之功不可謂不若於萬民也迨癸亥

國家再添學員而我瀘適得時君焉至則寓榻於茲然

堂與弗分也我邑侯 衛公泄政維新給竹木飭工匠
時君亦解橐金以佐公帑所不及戶外繚以垣籬戶內
區分闐闐復壁重門視昔又增密焉嗚呼興廢舉墜義
在崇祀比他營建臺榭亭閣以侈遊觀者固不侔也予
謂祠協衆力而事有專望 時 魯二君博雅君子也
躬負文章禮樂師於茲邦率先士子上佐絃歌行見士
習日趨於醇文氣日登於古膠庠無佻達之子衿書升
多孝秀之彥士教化行而風俗美皆於茲焉券之又
獨以基始一祠者因諸君之功以功我兩君也諸君例
衛執躬教諭時啟通訓導魯志

作櫺星戟門記

凡廟貌之巍峩者必另樹之門欄以壯觀旣以標形而
接物且以拒外而屏內而時其啟閉也然惟人力是視
初無定制獨

文廟立之戟門又建之櫺星門其制一定不移夫
天子優居九遠門各異名古之臯門伉門卽其事也吾

夫子德侔天地位隆素王固宜異於凡廟歟瀘初規制頗
宏備講堂射圃聖祠學宮暨所謂戟門櫺星周繞於前
後左右復列樹以表道翠柳拂檻而翔阿監石以楮池
碧波含星而澄月亦一美觀也自罹兵火而後生小子
莫或覲止

聖廟予立於茲且數十秋矣吁何瀘之士民靳財惜力若
斯也蓋嘗總此數十年之日月而中分之強半迫於兵
戈其不迫者亦因所迫而盡始伏山谷繼竄遠方匪曰
旬時動淹年歲倚徙播遷更番迭至未幾年長處無事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本十二

也邑井舊廬杳然絕踪白楊牽風青燐耀夜東山伊威
之室可懷此正得一片町疇鹿場耳夫以如是之邑居
而

文廟獨存豈非

聖靈所嘿護長民者敢以予立之故遽求之士民也哉于
今星門旣修矣戟門業有作矣餘尚需之問誰尸厥功
曰匪他也卽繼戟門而協衆力以祠 啟聖者之邑侯
張公博士 魯君也作於庚申載於癸亥以志書續於
是冬也謹記

大覺巖記

傅春枝撰

大覺巖瀘勝境也時瀘東南隅離城三十里峭壁孤崖間突開一穴虛敞窈廓曲折玲瓏中分堂奧可竟家十餘先是梵宮蕭院金碧輝煌讀書精舍亦在其間聞先君子慨然有鵝湖鹿洞之想後遭妖熾明萬曆末年潘公元勳更茲土雅造遊而重新之潘蜀人也最悉山勝作記鏤志備寫巖形狀予修志覽記欲一遊其地不獲果歲癸酉落聞予放浪山水因得高瞻遠眺挾友登臨舉潘所記載者逐一臚而領之而大覺巖之勝悉踈踈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十三

列目矣然後知潘誠不我欺其上猶有潘遺像云越明年族兄若濟延予館業其所始予難之以白髮垂堂不欲白雲深處思親故耳旣而欣然曰岩乎岩乎其待予乎昔賞其景今吸其靈走匡廬於腕下瀉彭蠡於胸懷枕鵝眠鹿正吾輩樂事嗟予予向在夢中未能一覺夢覺關也石覺不頑人覺則靈易曰山澤通氣兩山相麗宜竅而覺又石爲少剛剛天德也麗於土土踈而通故能覺夫覺有大小亦有先後古之人有先覺者大耶小耶稟天地秀氣鍾山川精英則一旦豁然者當更有岩

啟人耳且巖形象獅怒目張牙吐納風雲變態萬狀時而波濤夜驚則文章之雄悍也時而烟霞朝飛則文章之光爛也時而虎嘯猿啼則文章之悲壯花香鳥語則文章之清幽也翠栢蒼松秀於前深瀾曲澗響於下則又文章之老幹挺勁波折滌迴爲宇宙之不朽奇觀者予俱未能覺之而巖一二備之由前而談可以悟道由後而談可以論文文也道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意大覺者其覺此乎嗟乎山靈常存仙跡寂寞木鐸暫懸鼓鐘猶歇後之視今不殊今之視昔曾不瞬息而潘公之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李四

逸韻托之高山流水予也偕二三子得以朝夕吟哦其下吸石罅之泉扳松嶺之枝煮茗講學尋顏遡孔較潘之登臨記勝誠不知何如然亦一巖主人也是爲之記

明武進士昭勇將軍李公碑記

儒學

黃光熊

德化人

左文右武出將入相舊典所載昭然也求其學書不成輒學劍者未有如昭勇將軍李公名大開字皇求之魁梧奇偉者也聞公諸生時折節讀書通曉兵法值流寇蔓延生民塗炭每矢擊楫渡江澄清中原之志旣而武場鄉試崇正癸酉丙子兩次中試武科二十七名丁丑

會試捷報第六十九名殿試第三十九名賜武榜進士
出身初授浙江營把總調守泗州皇陵殄腥穢於淮
北壯軍威於江南旋陞寧波府守備歷轉台州府遊擊衢
州府叅將當事稱爲大樹將軍萬里長城爾時金華草
寇許都聚衆萬餘騷擾地方公奉勅征勦擒渠魁平餘
孽使不至與逆賊李自成合黨公之力也由是士民擇
金華府吉地而崇生祠焉朝廷嘉乃丕績擢江南池州
副總兵殊事不可測燕京陷於賊手嗟嗟以高皇帝三
百年深仁厚澤之天下莊皇帝之精明圖治而一旦云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十五

亡忠臣義士莫不切齒痛心掃群兇圖恢復以雪敷天
共戴之耻公於是勤王願身殉國電掣星馳以單騎殺
賊無算賊常遠避其鋒假今天眷有明俾公戮力四方
肅靖烟烽則漢之鄧高密唐之郭汾陽非公誰屬奈賊
以數十萬衆重圍孤軍公奮臂先登諸賊皆靡自辰至
酉剪除不盡遂至血戰陣亡信乎數當否極削平禍亂
者有待於 皇清聖主矣考明史載賊薄寧武總兵周
遇吉揮刀突戰斬賊數千級後中流矢陷歿是公與周
之氣壯河山光昭日月炳炳可據故自卒之日迄今八

十餘年故老傳聞津津猶道其詳然不崇之廟祀勒之
貞珉千百載後孰知公之捐軀報國如此其烈哉近奉
聖天子訪求遺忠特降卹典鼎建廟貌當事請以學宮左
畔官地鳩工庀材而棟宇輝煌聿彰闡幽表微之至意
其劬勞監造出費竭力奉 邑令李父臺批准看守永
祀蒸嘗者公後裔伯奇仲奇也自乙巳年始構丁未年
落成兩閱歲乃入主隆祀光熊以雍正五年奉

命秉鐸茲土仲奇猥以記事來請惜予言不文不足以表
彰懿行但卽忠孝節烈以勗勸士子者可鐸職也爰攝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十六

其大概以爲之記復弔之曰

嗚呼緬維公靈下則河嶽上則日星藉非褒崇烏知公
之忠魂萬古猶馨

聖主作忠作孝凡爲臣子者曷視公以爲典型

九都普仁寺前石橋記

孝廉 盧宗臣 邑人

昔生民之病涉也聖人爲之舟楫以通利濟而徒扛輿
梁又以佐舟楫之所不及但王政所在除道成梁皆上
所有事後世則聽下自爲之此惟賢而有力乃能以人
所共任者及時以成事雖有異於古而義可稱於今是

人所樂聞也邑九都普仁寺前有溪焉發源於龍潭魚
崙山乃南新一邑衝途舊有屋橋屢遭傾圮來往者不
勝隔岸之呼予同姪心昭男心廣輩概發編竹之愿捐
貲共建鑿石爲址捲石爲甃經始於雍正乙巳秋末告
成於丙午冬初都人士咸謂世俗偷薄巧漁橫微猶且
不足誰肯揭其家藏以去其所同患乎茲橋之仁及於
物者多矣夫富之與仁原不相侔也有力無心者不肯
利物有心無力者不能及物斯舉也可不謂恩政中之
格水乎爰蘸筆而爲之記

廬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十七

五都高麗橋記

李日彰 邑人

吾都九曲灣里名巽坊爲溪水所阻路通樵建達八閩
誠要津也舊有木梁年深圯壞往來病之歲甲子予捐
貲數十金料衆勸事相地形順水性去舊址數武鼎建
石墩架造與梁上構椽十餘間供大士像以鎮壓焉未
幾神像被竊癸酉秋陽侯爲災橋舍悉付巨浪前功已
廢事難中止僧億朗慈悲渡衆屢建梁常掛錫於浦
溪之梁木寺致詞招請敲榔募化擇建上流固根本也
改木用石防毀折也砌結堅緻慮傾頽也形勢高敞避

德激也修以備測入路盛其夾輔以垂永久也斯橋也
創始於舊七月落成於今三月名曰萬福亦萬福攸同
之意耳維時董其事者贊其成者咸勒姓名於石庶幾
往來過客知吾都中某某大有造於斯地也云耳

止止山說

鄧中立撰

止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老子曰知止
不殆佛氏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言茲寺也殆取此
意而名之乎或曰高山仰止或曰吉祥止止則又屬第
二義矣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六十八

瀘溪四境地輿險要圖說

孝廉 魏文漢 邑人

國家畫疆而理分省分郡之外復分縣邑固欲各清四
境亦欲洞悉民情故使各有專責也肝之為郡隸縣有
五瀘屬郡之東南隅邑於萬山中由縣治到郡百四十
里而遙貴溪環其東北光澤介其南西接南新北鄰金
溪四面層巒疊嶂嶮峻水駛陸不任車水不任舟者也
縣治建於瀘水上枕流而巘北則嵌溪而門隔岸官山
臨流而立南則五鳳臺尖出門不數武即接山麓門之
西寬僅里許魚上當下流之衝青鳥家所謂水口也門

之東平衍者數里迢迢峯峙其上游橫亘若長城轉而
東北大覺叢側立其間西北隅妙高峯聳於空中東北
隅筆架山補其闕大約東北橫而長西南縱而縮此瀘
之山形然也瀘水一而源有二一出鐵牛關下老鴉坑
北流至黃石花山界而差大此皆圍境也又西北流入
瀘境數里至石陂一發源於大覺岩北流至株茶覘頭
而差大復西北流入石陂與老鴉水合此則瀘境也兩
水合宜西奔縣治經北門前所謂歆溪而門者卽此水
也西南門小溪之水入焉又折而西北流經妙高魚山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李九

之罇入三江下高阜出三洪砦此瀘水之始末也出自
西門三十里而至石斛嶺又三十里而至桐埠此則上
鄉走郡之孔道出自北門由神嶺妙高之麓二十里而
至河洋舖踰溪南佛塔二嶺而至嵩溪嵩溪左旋乃丁
字舖踰葛嶺至白玕白玕分屬瀘南兩縣此則下鄉走
郡之孔道嵩溪右旋走礮石龍陰高出至貓兒嶺則爲
金瀘之分界然皆周行也唯自東門三十里至大覺岩
岩後有小徑可通光澤國初反側未靖張自盛嘯聚於
此出入爲瀘害轉而東北隅爲斗狗嶺乃貴溪之小道

捷出於瀘者又轉而東至花山界去縣十五里連閩之
光澤昔江楊寇瀘出沒往往由此二途自北門至高阜
下貴溪之堯橋至江湖山居民頗雜先代嘗設之鎮焉
夫王公設險以守國非獨國也瀘與貴溪光澤爲鄰光
貴之山較瀘尤爲深阻奸宄易滋稍有風鶴嘯山棲谷
煽動搖惑瀘民苦之故曰欲各清四境者此也上鄉之
水自石斛而東概入三江嶺西則匯諸小木至桐埠始
平可以浮筵上鄉之水次在焉凡上鄉及關隅之負米
者近則十里二十里遠則四十里又遠則八十里最屬

陟巔肩高於頂米不數斗必越宿始至木次水道由蔡
坑而下溪澗礮石怒牙百張筵稍失勢米卽仆溪石亦
爲水濕受累不少歷六七十里至盱之威風渡易舟里
民每年交秋糧未有不攢眉淚眼仰首籲天者下鄉之
水佛嶺而東由河洋直下貴溪佛嶺西北經流發源於
張家山通法水至嵩溪匯左右諸溪水至龍陰則爲下
鄉之水次亦必載以竹筵由大港櫪木經金邑鄉渡破
江至鳴山而整舟溪小木淺往返艱辛遲延其遠鄉負
累之苦與上鄉等故曰欲各洞悉民情者此也嗟夫夫

但知瀝民食山水之利而不知受山水之患更甚故
載其說以備

當事者之採錄

鳳凰岡墓祠祭田記

建府府儒學四明姚垌按

盱江書院宋李泰伯先生講道之所也先生在當時為
儒宗四方從游者千有餘人得其心傳名行考見者僅
四十人南豐曾子固其首舉也海內稱為盱江先生先
生隱居者地淹貫百家觀其易論禮論及三策誠有經
世大具非經生學士空言比也皇祐初宰相范公仲淹

世後集

卷之九

墓文記

七十一

余不靖交薦起為耆仕郡太學助教復為太學說書未
幾齊卒於家墓在郡城鳳凰山麓原宋立廟祀之舊
矣歷歲滋久鞠為榛莽迄今四百餘年有識憫惜子孫
散處莫之能復吏部尚書司勳員外郎左公贊字時翺
者同鄉人也私淑先生之教皆纂集遺文行于世又建
言守上獲復祀事建廟伯謝公物庵守建昌建書院教
業以興復為已任為之封墓立碑作堂三楹 廟曰景
賢以棲神主前啟大門扁曰盱江書院仍舊名歲以清
明前一日祀以少牢祭器有額三其如儀額編守墓門

絲盆四個 遺像二軸 香案一座 藏祭器櫃一個
常年願子孫 昨拾觔 蓮豆銀叁百文 康熙乙亥年
規祠呂溪祥明共助祭田壹拾壹石鄉坐五都土名白
石岡 規祠基甸助田叁石鄉坐五都第葉嶺下 規
祠存質助田捌石鄉坐五都龔坊 棟梁助田 石
規祠炳霞助田叁石鄉坐七都翁源烏龜墩 康熙五
十七年戊戌招規
嫡裔創構新祠

盱江書院記

初在郡城北隅雍熙街興文里宋儒李觀嘗教授其地
觀既沒邑人追仰開慶元年知軍事曾楚因卽其地建
盱江書院有明倫堂有誠意正心格物致知四齋景定
三年知軍事錢應孫增修創殿宇講堂塑先聖先師像

盱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十三

暨橋門亭咸備復給田以養士歷元以來其田亦湮沒
明正德七年提學副使李夢陽以西南隅之東嶽廟改
建書院東西二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各前
堂曰正經後堂曰上達旁列學舍各十楹正經堂之左
曰志伊堂右曰學顏堂上達之右曰文會堂正經之前
爲亭爲臺爲甬道爲門以廟之田租壹百叁拾捌石朱
斗盡歸之書院又以鳴山廢廟租捌十伍石肆斗益之
凡士之試優等者皆餽養其中夢陽爲記而親書之道
士疏于朝下撫按勘議不可十二年府尹韓轍同知何

恩增學舍二十楹提學會事田爾耕復加賞勸嘉靖二
年改爲益國耕牧所乃以北隅清源廟陰陽醫學廢址
改爲書院其田入府學九年改爲小學而書院遂廢萬
曆二年邑人副使羅汝芳請于益恭王得北廓隙地建
屋前後數椽工費繁鉅曠歲不能成萬曆三十七年推
官陸鍵卽府學之射圃改建祀先堂敬庵許公課諸生
於其中置餼田巡道王永寧南城知縣李同芳各捐俸
有差郡守李陸鍵有記 詳府志

清復府城二公館

邑貢鄭敦復撰

清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十四

邑設公館於郡城者所以稟功令處時事非夫人所得
私也凡官民有事於郡所治刺史次其道路所經或百
里或百數十里非能朝往而夕返也不有館舍寒暑雨
雪弗遑寧處矣吾壚公館創自明末一距府署數百武
王家嶺下一在河東橋下街左舊爲酒倉廳堂寢室庖
漏廡舍各具備焉迨明社既遷逆藩復作城中之公館
居守無人其在河東者亦傾圮僅留遺址丁干戈搶攘
之際人民離散凡構已業失業者不知凡幾獨公館然
哉 國初以盱江爲闕地咽喉特設提督幕府而城中

公館暫假爲部下司千總所甲寅後烽燧已息撤去提督而千總因亦汰裁此屋竟爲裁弁所踞斯時也鵲巢鳩佔邑中老成凋謝倘無有過而問焉者數傳而後尚復知爲誰氏業乎予族人子發克提督營兵知其根抵訟理清復墊銀二十兩以爲弁出屋資子發由是入此室處後歸故里加受修理價二十金出贖于王在王猶在司也於瀘溪官民乎奚益康熙甲午合邑求理於沈侯侯適署篆南城勘審之下始知王更增值轉典於張張又增值轉典于席于余牽連瓜蔓延贖不果如是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十五

者又十有餘年雍正二年汪侯以西蜀名孝廉來宰吾瀘威行愛立百廢具與尤念府城公館久假不歸乃屬紳士盧宗臣林嘉榜曾鳳儀魏光選邱錫林棟林一清盧必雄同敦復等力爲圖復且捐俸四十兩以助取贖之值夫然後城中公館得壁完于趙也但河東公館尚爲有力者構屋霸基衆方清理間各

上憲廉得侯非百里材

題請改調豐城瀘民振輟臥轍乞留未允而侯亦愛瀘俗淳樸不忍遽舍以去于館基之必清尤惓惓未嘗置諸

怪乃是年八月間其屋竟成灰燼舉向之欲清而難清者今則不清而卽清矣調非吾侯精誠格天而回祿之大有以相之乎今合邑將此館基名賃店客構廩數楹歲試取地租銀拾兩科試取銀陸兩以給合邑儒童道試卷貲立爲定例以垂永久較諸官民到郡幸駐足之有地其事爲更大矣吾侯之遺澤遠矣哉獨是侯撫吾瀘不滿半稔署理南豐又復數月而瀘邑利弊之興除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秀者習詩書樸者安畝畝是何神速一至於此行且被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十六

絲綸爲柱石廓乎大庇天下而瀘民又將延頸舉踵懸懸於大澤之至矣豈直兩公館慶復爲將來歲事赴公之所利賴已乎爰樂誌諸石以垂不朽

桐埠新建石橋記

魏光燧

桐埠之地界連南邑我瀘上鄉之漕倉寄焉離城六十里山勢紆迴曲折分東西兩岸通閩廣而達建撫橋之關係爲最大我朝順治年間真如寺僧若梅結墩以倡之後康熙庚午羅坪庵僧法冶竟其功購木爲材工成人涉已數十年迄康熙丙申冬忽遭回祿只以火烈

之餘木叠架爲渡每當春夏山水泛漲老幼之提携纍
纍欲墜行李之往來招呼無從噫嘻亦太憊矣選間游
歷其地目擊而心傷者累歲欲開山鑿石以圖久遠而
工費浩繁非獨力能支爰商諸親友請碧雲庵念水和
尚始終任勞不倦經營一載而石壘告成焉復以橋之
架木建小庵於橋側以護新橋內立石碑二座凡捐貲
樂助者開載詳悉俾與此橋並壽千古而後來於斯者
永無碧波之間阻長壽長壽之立壽壽是後也要亦一
念感觸爲其事之所當盡力之所可爲者蓋橋梁道

瀘溪縣志

卷之九

二十七

路王政校閱林道... 何人斯而... 之... 也選

清美橋記

瀘東三水縣事顧彝

瀘城南走二十里有野... 陳坊列戶約是半千家... 巖邑於斯里得清美之觀... 廣不羸刀... 峻桴楫莫利爲瀘鄉上路... 鮮橋以濟匪厲揭即望洋... 設木梁... 胸踞臥用濟

往來予歷是境頗稱熟已酉公車紆迴山曲抵水口涉
新徑乃忽度橋而西折橋砌以石石圍爲甃廣二轡高
二丈餘坦如穹如較昔之木橋頓異沿水岸行里許始
合故道遙矚魏氏居星團雲鎖龍偃羽張向所嘆美不
置者已隔在溪流北矣予怪問曰斯橋也胡爲乎易哉
抑誰爲易斯橋者里人曰魏世族于斯父老子弟酬酢
頻仍時步野品桑麻時臨沆攤書史樂樂若若千門一
室以稽故竟俾門牆爲行道人及魏業衰橋有憾故議
易有諱補字子良者獨肩之運告成功予聞而壯之曰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十八

善夫斯橋之作也非其爲利人之津者斯爲善族之謀
美不于斯全乎善有德者善而德者合宜者大都類
此方諸陸子作萬人善者若林若海橋其用意之深且
遠爲何如良誠人懷德是爲人善者其德足以化
珠玉貴升國祿者數年世所共知今有司得是見顏
色然乃于利人善族之事不惟善其金爲故社稷觀而
嗣若神更其美之以補王政所不及聞昔乃祖泮鉉
者德惠通閭閻又聞乃尊諱澄者學貫古今修治橋路
鼎力居多今子若孫又見一斑詩曰繩其祖武貽厥孫

謀兼而有焉洵所謂世濟其美者也里名濟美橋亦因之夫何愧歟予今者行將粵矣不獲時偕諸君子往來橋畔羅山水勝致而作橋之意不可以不傳緣據數語以誌魏氏之美于弗誼

關帝廟祀典記

林一清

關聖帝君歷朝未有不封贈者然止及於其身未有追封三世親定春秋祀典儀注如

今日者也或謂帝君之精忠萬世不沒其顯聖相如玉泉山與關興遇鐵車兵時護國佑民追封三代而祀典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七十九

比他廟爲隆此蓋以功論也朱子有云三代而下惟三國之人才可與權又謂朱葛武侯乃天民而未粹出師二表與商書說命相表裏迄今諸葛配享學宮而以儒稱誠足表綸巾羽扇風流也獨可與權一語於三國人

才孰謂予則據事以斷之蓋謂帝君也當其扶二嫂下徐州時曹兵百萬克斥中原帝君孤身一人無異籠中鳥欲降不可不降不能使執磴磴之節以一死塞賈易耳奈二嫂何故雖懷必去之心亦暫與爲儔以觀其後不惟旦可待而金亦可懸印亦可掛遶霸陵一餞曹瞞

人在其中至此亦無如何身皆降以全獲必去以尋主
大將軍之遺者之所為安亦不盡公道道公世傳春秋
德者之德也天子之心也德者若夫夫夫心扶漢晉同生死
凡我漢子之德者德者之德也德者若夫夫夫心扶漢晉同生死
甚大者德者之德也德者之德也德者若夫夫夫心扶漢晉同生死
彰明德者之德也德者之德也德者若夫夫夫心扶漢晉同生死
與吾夫子之德者德者之德也德者若夫夫夫心扶漢晉同生死
况漢晉之德者德者之德也德者若夫夫夫心扶漢晉同生死
隆祇聖文第一等宜哉

滄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八

將軍石記

元 論

凡物有有可觀則人皆聚形會意者以命之謂其生不
後生也牛馬石象之陽有石為雄踞峽口名曰將軍
石名將軍者何或曰將軍號悍雄石隴巖其勢同也或
曰石上銳下齊似戴胄周身象石鱗邊似振甲面懸片
石似旌旗左右尾從似陣伍四塞帳列瑤屯蟻聚似壁
壘故名予曰唯唯否否是殆以石狀將軍而將軍之象
其形要未會其意也且夫國有將軍內則護外則鎮予
里山龍由東抵北其對山自西迤邐亦漸至北兩山勢

會石砥柱其中於山爲礎於水爲鎮把截要衝一將軍之屯戍守禦也峻峭聳立懸于兩崖之畔一將軍之踞險當關莫之敢撓也將軍爲國家長城此石爲地方鎮鎗顧名繹義其在斯乎聞昔汎舟彭蠡泊湖口石鐘山側見絕壁間有所謂英雄石者外竇中壑下有深潭爲魚淵藪間茲石下游魚旋出躍透都湖武者二石首尾過爲儼觀故此以將軍名而彼以英雄稱乎未可知也姑弗具論余平生素長斯爲斯石望者石日桓桓屹立雄視一方效靈於千楫予讀鍾無似猶然故我不能一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八十一

爲斯石吐氣生色石負予乎予負石矣然青鳥家入境見若飄流連徙倚調嵩生嶽降代產名賢似此石形巉峻遂將天之生之當非無意知境中必有公廉干城稱正將軍大將軍者出而柱石乎朝廷以不負鴻鈞鍾靈斯石乎峽口之意也爰記此以爲之券

遊山詩集記

傳旨言

出瀘溪乃江右名山也在瀘之二都環瀘皆山佳勝者固多而此峰爲崑山之巔每有雲霧出其上故名其峯丹崖千仞壁立萬尋下有雷巖風洞以石投之則風隨

起洞側二石相聯中通光隙名爲一線天峯之東邊有
金盆石水常不涸西有開法石數石層搭若橋望之汲
汲將墜然歷萬古如故又有獅子石仰口若吼口內深
不可測世傳有古穴或以骸下輒吐出以爲有德者始
可膺之理或然也予懷乙丑年間與友人曾遊峰上寄
宿庵中早夜坐絕嶺觀日出入惟見日色純赤大如車
輪紅光盪漾照耀海波所謂扶桑咸池咫尺間爾夜靜
風起林木振動山鳴谷應虎嘯猿啼野燐四發隱見無
常同遊者始則凜然而恐肅然而悲既而呼僧煮茗蒙

涇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八十二

飲賦詩歌曲吹笛浮白呼盧迭相唱和自以爲寄身天
外頓忘形骸真若飄飄乎羽化而登仙肉所謂悲恐之
情至此不覺俱釋矣少焉山鳥齊鳴日光復出遠眺鄰
湖如大明鏡其舟楫往來似木葉飄泊鳧雁飛旋近視
盱河如橫鋪白練其都邑城市如蜂窠萬點蟻穴千屯
許大乾坤盡收一目誠巍巍乎東南一奇觀也嗣後兵
燹迭興奔走逃避不暇而曩日同遊者凋謝過半其僧
舍亦遭焚燬擬欲復遊豈可得哉今幸時事稍寧予因
設帳靈泉山房戊戌秋九月余弟及諸門人請遊是峯

余偶小恙不能同行快快不能自已乃呼諸生而告之
曰若等知遊山亦知山所以致若等之遊乎夫山不一
也而茲峯獨爲人所樂登者寧非此峯出奇吐勝崛然
有所以異於巖山者耶一山尙爾况人立功立德爲聖
爲賢卓然有所以異於衆人又安見不爲當時所景行
後世所仰止哉是山僻處一方猶能與太行華岳比勝
今諸生爲萬物之靈年方富力方強苟能遏欲存理則
德日崇致知力行則功日峻博學審思則業日隆雖偏
居一邑亦將與古昔聖賢當今豪傑爭衡矣且人傑地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

八十三

靈有異人因有勝景是故靈嗣以黃帝著箕山以許由
傳舜耕歷山而後世紀其美禹登會稽而奕世揚其徽
以至支王之嶽山伯夷之首陽孔子之尼山四皓之商
山諸葛之南陽羊祐之岷山謝安之東山要皆山以人
傳人以山傳也諸生其勛諸爰爲之歌曰

五雲擁出頭巔萬山羅拜襟前時興霖雨沛蒼生澤及
神州赤縣石上金盆浴日崖下丹洞藏仙巍巍一柱獨
擎天雄踞江南半面 右調西江月

重修 聖學記

今

上聰明天縱聖學相承御極之二年親詣太學舉釋奠禮
萊之禮暨 命儒臣恭講聖經一章宜

論天人合一之旨

特勅司空鳩工庀材修理

聖廟余時謁選例得報名習禮側身天仗竦聽橋門倚
歎盛哉蓋以人心之正風俗之淳榘榦之培植節行
之砥勵舍學蔭由然非聖人在上知所先後者烏能

濠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又八十三

遠軼漢唐而直接三代之休風也哉夫學校之興於
三代尙已慨自漢承秦後學制初復諸儒各治一經
以爲終身踐履故能收其實用由唐迄宋明學制大
脩理道昌明然合一代觀之諸儒治行已不及漢此
無他漢去三代未遠而歷代則力爲復古者也夫萃
天下聰明秀傑之士處於一隅董以師儒是以等第
重文章則攻帖括務研析則紐箋註筆於冊甚密施
於用則踈求其如漢人重經術敦節義而收其實用
者已概不可多見此其故可思也善乎李觀先生之

言曰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又曰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設有故尤當仗大節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此誠三代教學之本意豈徒區區以文章第優劣者乎余幸瀘葺瀘學宮先生瀘人也故舉瀘先達之言以策瀘士余惟瀘之人士其涵濡沐浴於

聖朝之雅化者已久而觀感于先生之風服膺於先生之教者更親且切其於平日義利之途當必有辨之者子臣之理當必有勗之者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公西

人學道則易使也此余今日修學之志也夫至於丹漆煥發榱桷崢嶸書曰某年某月某人重修夫子廟成則梓人題棟事耳故不復爲之記

蜀西汪雲鵬敬書

勅建節孝祠記

節孝忠義維世之經其成之自人其植之自天其揚休光垂後世又值夫

聖明之主勵風教沛 恩綸相須而適相會此其遇有不偶然者非可以人力智計爲也嘗讀歐陽公一行傳慨然於自古忠臣義士未嘗無人也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傳者以世際五季名字殘缺不可復得又昌黎韓子書張中丞傳後搜羅彙括補李翱前傳所未備至今睢陽大節赫赫照人耳目而同時許遠雷萬春事首尾亦因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又八十四

而顯著夫名臣忠義之有待而發也尙如此則夫窮鄉委巷堅松筠之節抱幽閨之芳不得其遇與草莽同腐者可勝慨哉今於建昌瀘溪縣奉

詔旌節孝鄧母饒氏而深慶云氏爲瀘邑庠饒君大行次女年十五結鄧君守謙之補甫三暮而藁砧不祿時僅十八齡耳痛殞其綱卽欲相從地下以有遺腹故勉從慰解稱未亾人虔事姑嫜以孝聞越五月而孤誕卽今明經君敦復也氏明大義孤生而課讀維勤以至大有聲於庠序爲邑翹楚當

聖祖皇帝五十四年表揚母節督撫題請

命下俞允建坊旌獎模範魏氏

御書輝煌固已發潛德之光矣今

皇上嗣位二年覃敷文教

諭直省節孝前經具題者惟於

所在地方建祠展祀明經君喜曰此從古未有之
也非此弗墜子報德罔極之志於是費不遺給於官力
悉不出於已庀材鳩工擇學宮左傍官地之濶爽者建
祠奉母主祀焉祠之制負南而北廣六尋有二室八尋
有奇楹七十有四中爲神室翼以兩廡有夾室有門廊

鹽池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八十五

外廡周三十二尋爲所爲居守計費不貲倉庫銀外約
用四百餘金魏乎觀漢郭君之烈傳故德于六年冬捧
檄來建武出都門過燕趙齊魯吳楚諸地邑見所爲奉
旨建祠者不下百十數大約費者而工少創舉而局隘其
不足以及

輪音而壯觀瞻者所在是矣郭君念切榮親能以一人之
力恢弘廣大若此此以視世之抱貞守節雖有子而亦
沉淪氓沒者固天所以報節母之厚而廣慶所庇廬邑
之節孝同其遇者亦得托几筵而馨俎豆抑君之所不辭

也君推

身仁而錫類及之將見春秋時祀邑大夫冠帶詣祠睹榱
桷而念鄧君之烈於不替又僅慶今日之榮遇已乎夫
揚母節孝也廣

皇仁忠也錫類仁也予重所請合是三者而謹記之以勒
于石俾後之有所考且有所法云

螺川進士賀同珠撰

鄧溫如先生傳

鄧天民

先生荊州鄧清字公次孫也瑨其名溫如其字蚤慧嗜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

八十六

學雪夜霜晨造次顛沛手未嘗釋卷凡百家言罔不颺
其批糠而咀其精液與東汝吳夢得翁稱莫逆交十五
齡卽受知于蔡忠襄公懋德補弟子員歲甲申侯廣成
宗師拔冠一軍評其文曰痛飲讀離騷不如誦此文一
過胞弟瓊擢第二益餽于庠一時稱爲二難公嘗求志
芭蕉山房著詩歌古文詞落筆洒洒數萬言雖繡虎摘
仙難分殿最精選古文數十卷顏曰翼編爲案頭吟嘯
具尤深經學讀易以夫婦父子兄弟昭合八卦作周易
三義讀禮記謂多漢儒附會漫無章次爲校訂其說讀

春秋謂胡氏難言，印合聖心，著集傳觀于洪範，有解禹
貢有圖，是皆獨出手眼，空所依傍，大有功于聖賢者也。
已而遷居縣城，構館南園，品聯云：何必深山不入紛囂，
皆絕嶺雖無好友，獨臨圖史見佳人。其不可一世之概
于此足見一斑。先是鼎革避兵，金之鄉落不謀朝夕者
累日，既肆鷄嘲，不減東門之刺，適有納采市心，陳姓者
來索聘，啓先生毫不輕意，揮筆應之，由是邑中知名士
若陳惟易、吳仲升、孔胤固、諸公咸器重之，遂訂交焉。此
其鸞停鶴峙，聲重南斗，又不獨蔡侯二先生之品題已

廬溪縣志

卷之

藝文傳

八十七

也。嘗檢篋中手札，得東坡得書，不瑋家廬溪萬山中，林
泉有景，家貨頗饒，不爲饑寒所累，遇試即應，暇則著書
自娛。是先生素志固將于經筵中永矣，乃年僅三十有
七而卒。知交中，最善夢得而伯道之嗟，亦與夢得同天
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每讀絕筆一詞，令人泫泫淚下，
其他僅得諸傳，聞民惡久而溷沒不彰，也是爲傳。

學宮記

提督江西學政 董佩笈撰

謹按瀘溪水名也金沙大渡皆有瀘名說者以爲緣溪
榆葉染水成溜深溜爲瀘建之屬城豈亦有然耶形家
味溪辨色水流翰墨秀鍾文士必產偉人瀘旣墨溪兆
宐有是且瀘溪之分南城而邑也肇自勝朝之中晚距
今僅兩甲子而巍科顯第已十餘人可不謂盛焉夫秀
民爲士養士必於泮瓊瀘雖藁爾而建宮釋奠自肇造
時已然中間一燬于戊寅之寇而已卯卽重新之再毀
于甲寅之氛遂因仍積歲矣今我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八十八

皇上崇儒重道月盛日新普天之下莫不承奉 風旨勤
宣德意歲戊子王君來令是邦祗謁 聖宮見堂殿攸
欽廡齋鞠爲茂艸怵然不安乃捐俸倡之而師生紳士
莫不鼓舞勸助逾時落成甚盛舉也夫邑之有學事本
經常而或曠廢不修則鼎新創建者厥功不誠懋耶瀘
之爲縣居南貴金光之間而當江福之會厥山有五鳳
九龍筆架出雲之奇厥水有酒泉溫泉靈泉牛耳之勝
水清土潤艸鬱林深昔人况以周原韓土且石筍一峯
適當學宮之左其應當出大儒先是李盱江寔產于三

都之赤境名播宋代自制縣而後人文固濟濟而足當
瑰奇之目與盱江後先頡頏者似尙有待焉予行按
治喜瀘文之清麗有如山泉之蒙所謂翰墨秀文非耶
倘更盈科而進自空觀海望洋爾多士積學逢時接踵
王路吾于建學宮卜之雖然猶有進焉予忝衡文職宜勵
士子所謂偉人者非第美筆墨微利達而已天下治則譚
禮樂以陶吾民不然猶當仗大節此爾鄉先賢之訓也
願多士三復之是爲記

李公泰伯先生南瀘並祀記

邑明 鄧汝賢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二十九

初讀韓文公祭田橫墓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
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
洵哉是言也間嘗盱衡古今歎人之沒世而名漸滅者
其姓氏里居爲甕吊所不及墳墓荒煙又誰爲留連歌
咏而祠祀之不替哉若吾瀘李公泰伯先生何久令人
不念耶公宋仁宗時人赤鏡橋鍾靈之區鳳凰崗歸藏
之所道德文章羣相推服初舉茂才後范文正公余襄公
交薦歷仕太學說書曾子固陳仲父鄧溫伯皆及門高
弟所著文集號統所明治要悉本經旨卒年五十有一

江閩微言

名公鉅卿皆有序記實祐二年知軍楊瑣立興文堂以祀之夫公天生之天下共仰之豈惟南瀘祀之新城亦祀之然而其神固嘗顯於南矣成化三年賊發先生塚前一夕糲守謝士元夢對先生浮大白飲後一日以發塚聞易莖見墳內二大白驚詫傳述精神感動若此此公之靈不沒於南也又嘗顯於瀘矣邑宰潘元勳請建專祠饗之祀禮告虔夜夢先生稱白馬以謝後揭家歸過白馬陽侯作孽梃拔蓬飛幾三十里恍見白叟呵護抵岸此公之神不沒於瀘也予生也晚覽記歎歎歎

公之死者其身而不死者其名沒者其形而不沒者其神也墓道增輝祠祀烏可已哉南之祀公其來舊矣向有吏部主事左贊請命立祀太守謝公顏其匾曰景賢堂祀以少牢至今南城邑宰清明造墓行禮瀘庠後裔歲襄其祀此南之祀公也固宜萬曆七年半分南城爲瀘治先生鍾靈之地不爲南有而爲瀘有建祀學宮之左凡邑宰祭先聖畢隨以少牢祀公祠燬附祭學宮專祀未缺此瀘之祀公也更宜是則南之祀公者以公之墓其山瀘之祀公者以公之生斯土瀘可生而瀘得

祀之南可墓而南得祀之南瀘並祀誰曰不空且不獨南瀘也新城人祀之天下人共祀之又誰曰不空公講學於龍馬書院瀘庠科舉正額外得增五名者皆公之澤也瀘建公祠始於萬曆四十三年燼於明季之末國朝康熙八年公裔楷視鳳林曾玄暨予高祖旭日叔祖化日同族元開集庠中諸人爲公復建不意甲寅兵燹而祠又蕩然今所存者僅故趾爾嗟乎公之祠有消長公之神與名不與祠爲消長而瀘之墓公愛公者非祠無以棲公而爲仰瞻所也建之烏容緩歟久懷修葺耶

須同志近奉巡撫 謝查各屬理學祠宇興廢及後裔給頂奉祀兼值 黃師臺以過先生祠堂故墟命題賢愧才疎學淺不能表章先生以爲天下祀僅述其大槩與南瀘所以祀先生并予欲再新其祠以祀之意併詩以記

遊出雲峯記

邑人盧日新

鶴城西北有出雲峯遙揖廬山近友軍峯五鳳枕其頂上陽踏其肩大抵梅嶺其祖雲林白馬其派也尊秀可方萬雲而峻嶒過之洵瀘一太奇觀哉山之腰有赤面

石排空而起約高三五百丈俯瞰若垂上衝欲奮望若
一山實兩山湊成分合高低嵯峨穿插中夾天光一片
信如仰天獅子口模樣其吞南陽銜北斗呼吸風雲吐
納星月變幻千端未可具狀立其下神骨悚髮毛慄焉
前陵里許隔崖巨石如小亭隱躍青叢中可遠觀不可
近卽途側竟石長空飛出三五丈餘人以背貼石壁而
坐以明有胆所謂仙人橋者近是有仙左跡巨深截頂
平曠石室仙眞遺像儼然清泉冷冷一洞四圍雲出時
封故號曰出雲躋斯境也不宛然九霄中駕萬里長空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九十二

飄飄乎天上遊耶下折而東得雷巖穴深以長莫測裡
底殷然似雷神據之折而稍西有碁盤石又從石罅夾
道中移數十武得鷹嘴石懸陡峭絕一若徘徊審顧欲
有所啄者更援壁欹折而下有小窾名風洞淨而深視
雷岩較圓陰風襲襲砭人肌骨不可以久處從遊之勇
敢者得探而述之余未敢從嗟乎環瀘皆山也彼蜿蜒
磊砢人多褻狎固不足以寓目騁懷否則巉巖險峭要
亦鬼怪示異令人不可近孰若茲山望之儼然卽之更
樂易宜人低徊留之不能去究且凜乎可近而不可狎

乎士生天壤卑卑者無論已倘思樹立尚以茲峯自期
待豈曰尊秀必由天授立陵學山終不至于山也哉人
毋以蜿蜒自安併不以立陵自足庶不愧鍾天地之秀
者以不負茲山之遊也維時從遊有李子因玉質士童
子三人劉子叔華叔英叔庚聆斯言唯唯而悟相與振
奮履巔就宿以觀日月之出沒

連城橋碑記

知縣 遼陽白 奇撰

瀘邑山環水遶行路獨難如城南里許之關門口水間
其間路以橋通而向之所謂橋者不過小木閘成傾側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九十三

實甚崩壞亦易此予於出入時每以易石爲念乃有賢
衿林廷謨概捐已資改建石橋名曰連城所費數十金
義也所濟千萬人仁也愛其仁慕其義而因以濟其橋
又奚啻夫趙氏之璧

崇聖祠追封五代記

邑文 學 盧心鏡

粵稽帝王尊親必尊其祖尤尊其始祖且尊其始祖之
所自出水源木本直溯其由此虞周之禘祭獨爲深遠
也至若推尊親之意以尊

先師則自前明追封啓聖公始唯我

皇上至神至聖御極之初遣大臣禱祀長白山以酌發祥之所從來而恭默思道直接孔氏心傳立道綏動存神過化數年以來見於圖政治民之間又以孔子之繼往開來功過堯舜澤既被苗裔而恩尚未底於高曾也因是報麟之異必有數世之積累而後誕降至人冠於霄壤也爰擬帝王上祀之典而特需思緒於宣聖五代之先公俾匹夫而為天下師者亦得地隆於有天下之後其宗祖薄海內外廟祀無不遍於天下而合聖之高曾祖考合享於一室斯亦皇極之至意也

瀘溪縣志

卷之九

七

慰

皇上之心

皇上之心與天下之心同也

皇上之德與天下之德同也

德

宣聖五代之德

工九材度其都宮廟以作邑人佛士大夫登聖祠而畏敬親禮焉而後禮希聖希賢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

臣以答我

若大塘若葛田西溪諸里錯雜迷離或阨或見較峯東
北之景別是一般佳致其嶂疊如屏不舒遠目則峯之
南偏也山形頗坳曲數折而有小坪可容列趺坐久之
興未闌而夕陽西矣携友而歸語驚棲鳥足帶落霞雖
遊覽之無多亦三萬六千日之第一樂也噫嘻是峯也
文人品題所不及輿圖國史所不載平常花鳥空度川
原寥落歷幾何時而獨予爲茲山靈知己也乎昔昌黎
公登山而痛哭笠翁先生履岳而高歌奇人奇致遂顯
奇峯之名予小子何敢望抑聞之太史公遊名山大川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九十六

歸而文思益壯竊有志焉而未迫也是爲記

石母賢孝傳

石賢母傅氏明進士石玉完先生曾孫韞庠鎮邦君之
配今明經君石廸瀾之母而傅明經廸高君長女也
當傅君未舉子時氏爲嫡生父鍾愛之授以經書大
義史傳故典氏幽閒而慧能解其意明於盥漱櫛縱
溫清定省之節事父母以孝聞及父置副室嫡廢之
間隙嫌易生氏以婉婉承順調護其際卒賴以和
傅君喜之爲相攸而鎮邦君云鎮邦君庶出也有

嫡姑在堂諺所謂難爲婦者乎氏能以孝事兩母之心至兩姑相得無間言翁姑又喜得賢新婦曰兒媳有此老足慰也暨終事姑嫜值兵燹而家中落念夫君唯學是務不能治生產且不欲以朝夕計荒厥業乃歸寓母宅鬻粧資求父代營孳息逮夫君學成而氏所經紀之業亦漸隆隆起矣維時傳庶母之二子尙幼氏恩勤倍篤如同母弟即歸石而顧復仍然二弟感之如生母焉氏之賢其明於大節者如此幼承父訓亦其天性篤摯然歎他如惠周三黨濟匱乏仁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傳

九十七

埋道路橋梁信佛喜施皆能以餘力及之此人所稱賢者不必爲縷述也今嗣君迴瀾經明行修貢於

明廷顯親之業方來未艾迺一日肅名過署出女丈鄧明經敦復所撰母事蹟求余爲傳余想范遠之母以郭有道游揚京師而賢聲以著甚余抱甗盱水其何能然然二三知已翺翔

皇路視草金門能矜予言之不肖爲諛者君入都而揚母德儼以此爲備夫不補幽芳之一助云是爲傳

雍正八年庚戌菊月

螺川進士賀同珠拜撰併書於盱江官舍

溫泉記

鄧濬

出縣治北走五十里寺名法水古刹也寺左有石名牛耳耳竇出泉不溢不涸勺而飲之其味甘亦一奇也自牛耳左旋溯溪而上樹木陰翳交柯蔽日壁立數仞山之麓其石橫折尺許濶寸許則溫泉出焉泉下爲階路下爲池方廣可半畝泉注池中雖歷寒暑熱氣不散流池外一二丈漸次就冷可以灌溉解衣沐浴垢污不沉

滄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九十八

隨流而去日光穿漏遊儵間出影布池石或停或逝歷歷可數然居民取魚養他池中卽不能活說者謂寺有苦行僧感而出此泉予謂感而成泉者或計口而給或杖屨始出鼓動則流茲泉也如高崖瀑布飛濺珠璣又如溪水懸流鏗洶有聲非井泉涓滴微細者比青鳥家謂自佛塔嶺十餘里火龍奔騰至此迫而成泉故其泉亦溫理或然也第泉以溫名讀地里志各省擬不乏然非溷濁卽硫氣難近惟香溪之水驪山之泉爲最而法水之泉精瑩澄澈中含天光性若醇醪若飲飴其味無

異牛耳泉豈必在香溪驪山下然彼傳而此不傳何也
大抵山水之遇視乎其人若鉅鈔潭袁家渴讀其記者
慨慕嘆想恨不身歷其境問之客永之人悉謂平常無
奇祇以柳州之文傳予始嘆天地以山水開文人文人
以筆墨生山水一經點染卽別有天地瀘邑雖屬彈丸
山川勝概亦甲艷邑如大覺巖之可作書室將軍石之
跨深淵兩岸而立去溫泉半里嶺名輕空人履其上聲
若戰鼓此皆有可駭可愕可記可畫之狀倘生通都大
邑遇名公鉅儒題咏何遜翳于荆榛蔓草祇辱于牧豎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九十九

辨子乎然則僻處巖疆不幸而不傳寧獨茲泉哉

文昌閣記

林鍾秀

郭外環山寢魅中自筆架峯蜿蜒而來墩若懸印枕于
城北曰平步山萬曆初鶴鳴其巔卜者以爲嘉兆八年
營縣建亭名以來鶴誌瑞也一時文武科第休光耿烈
與宋之理學名儒李泰伯先生聲名並艷不乏其人距
不百年臺榭荒頽山靈減色不無鶴去亭空之感康熙
壬辰溧陽賜進士沈公元煉拜命來宰樂爲紳士倡鳩
工庀材重新鼎建壯榱題被丹雘光彩巍峩式擴舊觀

中塑文武聖像名其閣曰文昌自是取入棘園者孟酒
散劇餞迭閣中蓋山號平步取掉臂天衢之義也抑瀘
水環麓取泛槎天河之義也公之意厚矣哉記亭之作
以來鶴名而瀘因以鶴城號仰沐 聖朝雅化賢侯造
士亭廢而閣復興控九龍襟五鳳彩聯奎壁互帶煙雲
若四象之圍大極衆宿之會紫微應知文昌名閣而文
運大開爲之兆也登斯閣者流連光景企慕前徽寧無
懷珠抱璞如宋之理學名儒砥柱中流者因而垂金佩
玉如前之文武科第扶長風翻錦浪聯翩著績宏振休
聲者乎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繼
自今邑之餞飲其中而掇巍科者當必鼓吹休明咸思
閣所由興與閣所由成而無負文昌之令名也則卽指
斯閣爲麒麟閣龍圖閣也可丹頂仙禽年年報瑞又豈
徒概想邑初嘉兆已哉是爲記

勸農記

余奉

簡命官斯土不敢侈鳴琴之治省方問俗所有事也歲已酉
首夏循勸農之典自縣治發而西歷至四都約五十里

許爲杜藍勝朝郡伯石玉完先生世居此邇有宋迄今
代有顯人稱瀘甲姓焉爰取道而之嵩溪經鍾富居間
稍下見一山葱鬱翩然如鳥張拱欲翔木竹週遮隱隱
列斧封前則平疇可數十畝因駐輿阡陌校農力勤惰
而賞罰之及詢此山爲誰氏業農曰厥山名鳳前度小
橋爲鵝峯嶺故又名鵝峯乃石郡伯鍾靈地瘞其祖景
明倫行瑀振行守正於此其下腋故非祖業郡伯登仕
後買而翼之而六象始全不雜他羽且其家禁嚴樵採
故葑蔭若此田賑陷際爲洲橫袤約四十丈縱約五分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一百零一

之一環如半月沐林木頗古溪流曲抱如帶蓋石之先
購以爲佳城藩蔽者幾二百餘年於茲矣余曰洲廣胡
不菑畚農曰是有說焉高者宜田洲土低於水其能以
存者以巨木堅隄力也若區而田必斬木以暄之疏流
以溉之倘溪流怒發將馮夷是官耳昔禹平水土必濬
畝漕而川稷教稼穡必相朕土之宜爲樹爲播非人之
力也順其利而已彼石氏之規制殆傲而深得其意以
故景倫之子孫世守而弗失也余曰子其老於農者與
是可通諸治道焉一行作吏取民情而矯揉之則塞御

土俗而穿鑿之則潰塞與潰非政之利也順其所當然而行所無事默化潛移不下堂而理今日之巡遊具見此邦之人曉暢義理彼先世必有隱君子焉流風其未遠也因書而志之

益津李如璠書於鶴城官署



朱崖里記

邑孝傳形

漢制朱崖耜地在南海海中產珠故曰珠崖亦作朱崖又曰丹崖朱織有遠操不與世交居丹崖太守馬岌造

其處巖而不見因銘詩崖上曰丹崖千丈碧水萬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漢以崖制郡織以崖著名焉肝江鶴城東二十里許有大覺巖與傳巖比類高峻而寬厥巖前石山色赤而聳銳亦名朱崖吾祖上居其下遂以崖名里夫是崖也高逾數百仞雄峯峻削柱天直上下而拔躋莫紀其武或謂崖有崖岸絕依傍也觀其巖厲峭卓杰立聳峙壓伏千峰有特豎一方之概其位居東東春也萬物開泰又云斗炳東而天下知春其辰值卯卯茂也言萬物至此而蕃茂焉星象貪狼五行在木又得

生生之理木生火而色轉赤詩曰我朱孔陽取其色之
正也前對筆架峰筆之有架相爲起伏後枕大覺巖巖
虛而崖實虛能受實而崖亦不甚死煞左逍遙樓右五
鳳嶺茲崖逍遙於五鳳間左輔右弼而氣類不孤間嘗
文筆鋒生吞雲吐霧氣蓋山河又若朱干戚舞斬將舉
旗神搖嶽瀆他若嘉木奇葩石蘭杜若絢采山頭赤豹
交狸野鶴孤猿獻技巔末至雲興雨集杳冥晝晦如大
江揚帆飛龍北征詩曰鏤楣梢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續
斷崖若夫雨歇天霽雲歛晴空紅光單壁赭石生輝撫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三

茲崖也直可高擎天宇遙躡海門矣極宇宙之奇作鎮
茲土直堪永峙千古睥睨一切張調云銅柱朱崖道路
難言險遠難到也吾里平曠煙火千家東豎茲山作巖
樞紐非全海郡險遠丹崖難卽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甚無謂室邇人遐至斯者望崖而返

公祭郡伯李諱朝柱公文

經明 石迥瀾

人生天壤位列卿相不能留必做之身而獨爭不朽之
名合功德文章無實際也惟我 太公祖李公生則有

爲死無抱歉所謂吾順而吾寧也抑復何悲 公爲河
東世曾材鍊韓歐策儲房魏間以公餘染筆類皆可咏
可歌卽其吐詞風生舉凡推蕩唇吻者至此而俯首結
舌古稱有德之言尙矣先是歲甲辰 公由州牧

特簡趨遷握麟符於吾郡郡人士聞之殷殷望歲望慈父
母而猶未敢必其然也下車之始首作士氣創興義學
養生童數十輩延師分課計口而餉俱出俸糈之餘又
明年而貢院席舍頓改前觀士子蒙休者思奮朗朗書
聲其張會稽之澤乎當 公來之隔歲萬年橋圯每當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四

春夏漲波幾抱窮途之哭衆慮工費浩繁空爲扼腕迺
公出經濟之餘緒以肝利肝不勞而理且連類相及
若大德橋太平橋或因修而創或以創爲修長虹卧波
行旅稱俊較之崔雍州之蒲名一橋利何薄也於戲誠
不知天之假緣藉橋以承公歟抑橋有神知舉者有人
而圯者以時歟昔郡城之西南樓棟折榱崩過者必趨
公至字壘一新卽魏武之麗譙孰以加茲且夫國家
懸法惟刺史重操其柄以 公之忠信明決雖片言折
獄不爲驚異迨至得情而哀憫每讞決多所平反屢見

士人蹟文網者必加意保全予以自新之門更有退氣踰分上干其令各憲聞而呵怒且從而委曲幹旋之所謂盛德婁公人莫涯其量者乎嗟乎公今長逝矣其功德文章歆香名於里閭者如椽之家乘必能詳道之至於尤破歷治彼都人又評有定案在盱言盱未及三年而公之名垂不朽者固應千載一日寃亦何常以死而泯滅哉竊憶公有不能釋然者仰瞻椿庭甘旨未能終事耳第先聖不克永保其子子淵不獲終待其親天實爲之抑又何尤且也孫枝玉立秀出烏衣而群季皆龍奉褒章而慰親顏者且繩繩未艾固知天上人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五

差樂不苦也嗚呼泰山頽而安仰獨不得公之長享遐齡蔭於盱而繼以大造於天下也傷何如哉自今以往撫景物而流連緬河東而歛歛長不沒於盱人之心尤不沒於行道之口峴山碑亦何足云

天堂庵記

邑人盧必上元文

環瀘皆山其間闢奇聳峻幻變而莫可名狀者所在多有天堂庵其一異境也離南十里許地連閩界僻於一隅騷人韻士足跡罕到故不甚傳明萬曆間余叔侍祖建中公得其地鑿山開道建庵招僧豈佞佛哉亦以爲

寧靜淡泊計深遠也迨余祖伯龍公領其畧引家君子
讀其地果爾心曠神怡超然物外康熙歲甲午家君又
課予於斯余奉命擔囊陟其境驀見山高水清豁然開
朗上有田畝貳碩餘可贍數僧面對大覺逍遙之勝蓮
石列於左五鳳排於右諸峰環拱歷歷如畫山後煙巒
城郭咸在目前朝則鷄鳴日裡夜則犬吠雲間仰手而
斗可扳開喉而露可吸舉人間烟火氣味至此而消摩
盡矣細思此中勝概惟真仙可以領之昔人名曰天堂
洵不誣也第江州一詩滕閣一序皆賴文人有以壯山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六

川之色矧茲峰幽雅絕倫縱瀘山多奇應讓此出一頭
地何竟泯沒無傳是天堂不幸而不遘文人抑文人之
不幸而不到天堂耶彼具仙風道骨者倘獲躋而領其
趣焉揮筆捲雲霧咳唾落星辰春則描雨意夏則寫雲
容秋則繪月色冬則摹雪影凡耳中所聞目中所見者
無非活潑天機流行無滯是猶上鬱藍而升堦率也豈
不快哉吾固陋且俟來者是爲記

三溪便濟渡記

邱惟叙功九氏撰

元方之水發於閩者二發於山林深谷者一故里名曰

三溪其一自閩之光澤數十里達於邑城北蜿蜒而達於元坊其一自閩烏珮十里許達於瀘葛坪流十里許與城北之水會而滯於里之鄧家潭去潭百餘步山谷之水滙焉是水澗小流悍然居二水之下已殺其黨甃以石版費廉而頗堪耐久惟二水自閩來者每春夏之交暴溢夾冲梁石盡圯行者病之予里陸行要會東通閩邵諸郡南通盱水黎川嘉禾北通廣郡浙省西通金臨豫章往來絡繹晝夜不絕際此怒浪驚濤梁頓石折或臨流而嘆冒險以濟詎非我里人不思利己以利人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七

之過歟先是予叔諱鑄者捐金造渡利涉者四十餘年予族昆季體其志思爲久遠計竭力解囊爲都人士倡復勸伙助構菴於潭之岸且制產爲渡司造之需焉經始於庚戌歲之菊月落成於辛亥歲之桂月也自是予里秋冬木梁成春夏葺具二水雖騰漲出沒稍落不時可濟無復踟縮我行旅不前也因顏其渡曰便濟菴名亦如之夫一歲之暫數人之勞百餘金之費爲四方去危就安俾利在千萬人千百世且積於無算非有以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無所往而不便乃爾邪春秋之法

常事不書懼褻也然門關道路廬館舟梁皆王政所急
厥係尤重不可以不書乃爲溯水道之險厄陸地之衝
要一切施戶姓名田號經營原委悉勒於石庶來者知
予里雖三志則一也用是念諸君子勤勞而思保其成
於不壞以爲川途永久之便濟焉其倡首者予叔鏞始
之今則特立公及象深景湖也彭姓謙元行五也龔姓
子成季先也予蓋附焉助菴基者彭姓中和也

魚鱗山龍潭記

邑明 經 黃 棟

城數西南村分上下阡陌若瀘地十分之三犬牙近南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八

都六十有四堡里星羅山川暮布插天大竺上出重霄
洗馬洪波下成錦浪瞻遠幽俯層巖泉聲與色石俱咽
盼長松娛脩竹山色共雲花相亂陟彼禪林名曰獅子
躋乎幽境號美魚鱗兩峰壁立峽藏無底深潭百壑奔
來氣噴多般微雨蒼樹烟籠懸崖雲吸此其龍潭之景
象也然予聞龍也者變化三十六鱗蜿蜒八千萬里朝
發崑崙起騰四瀆之宮暮宿五嶽寔勝尺魚之澤備巖
淵而張甲飲溪水以承年令而奇跡於此哥連野鳥之
賓淡蕩寒山之月與魚蝦相往來拉錦鱗而游泳春暉

驚天響同彭蠡鶯啼徹夜聲透蜃樓早禱隄然與密雲
水洞倏然來甘雨餘波宕漾清韻環生嶺畔閒雲飛來
飛去潭間流影乍雨乍晴腰短笛弄毛錐音入角兮掀
浪筆點晴兮瓜奮若乃朔金謝我西風賦予梅芳和雪
同吞冰鋪帶石俱冽層巒片片凝香霧繞樹朶朶是明
珠四時之景不同千載之奇堪賞倘居通都巨鎮而高
人碩士驚聞點額競躍天池抗志攀鱗爭翻學海詎非
龍之大亨乎胡爲而寄跡於此然而雷澤織梭發陶侃
少年之異水府靈藥傳思邈半生之奇豈同費公竹杖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零九

亦非雷子劍津寧神養氣飛可升天不尙葉公之畫脩
身蓄德鳴自驚人當佩老子之言張英風於海甸採驪
珠於領頭願追謝卞毋墮冥頑爲之詩曰

片石誰人鑿幽渠漾碧泉山尊迴作態樹老闌生煙
深入難稽地波平喜鑑天明珠如雨滴應報九重宣

銅岡洋演坪福興庵記

朱方中

十都銅岡洋演坪廣袤數十丈樹木陰翳背倚芙蓉峰
秀聳天表面則銅岡溪水繞焉而清涼山海螺雙峰以
暨黎之廩山鞋山更翼而護境地清幽然其先固未嘗

有庵也自芙蓉峰頂有三仙壇每早魁南黎瀘三邑居
民祈雨輒應往來行人苦於崎嶇雖峰腰得是坪榛莽
不治難於歇足昔真如寺僧曰性朗者採勝構小椽三
楹乞可小憩若無何回祿成墟嗣有行僧堅忍携其徒惟
學自黎原山來芟荆剪棘徘徊坪間小建佛庵各曰福興
蓋將興之以種福田也陸續置產足可飯二三僧法孫
本宗本能紹宗燈餐辛茹苦附近山田愛悉爲庵有且
擴前規兜率莊嚴滿目雲麗頓成上剎邑之官司縉紳
文人酌士多登覽而題焉歲丁酉復構小院於山麓

東曰犁泥居意以爲頓息田具之所寔亦清雅可人予
於雍正甲辰寄讀庵中桂月既望步至小院見其偈曰
東坑荒闢幾多年一鐮鋤翻數畝田凭地安禪邀皓月
空中洗鉢自雲邊具哉僧也未嘗掛瓢遠黍不解琴書之
之趣而所說竟爲明心見性語藉非天性過人何能如是
是夕夢一人清脩十尺美髯髯訊之答曰予瀘陽保障
也醒語本宗宗謂或芙蓉山神現身說法亦未可知予因賦
章二十韵夜復夢其人長揖致謝噫嘻昔東坡先生泛
舟赤壁羽客化鶴啓戶不知其處今予亦致斯異得非

此地靈秀神實依之故坪巖可以祈求坪之內高僧
錫予假讀其間塵心少洗山靈迷樂與予晤即是爲記

三溪水渡田記

譚先

將欲剡舟成梁以累利濟功必有千百年之碩畫而後
日月迭微運會遷流無虞也瀘境行多陸道遠治十里
曰三溪爲下半鄉抵縣要衝金隲入閩咽喉也支流會
合隈淵深灘瞿狹征客苦焉每秋末里架橋以渡及春
夏漲滿橋爲飄沒里又濟之以舟其爲往來計誠周且
密矣但斯溪也行旅絡繹不聞晝夜當夫橋沒輿渡爲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部

百十一

日頗多馮夷中阻濁浪排空窮途之哭豈惟遠人卽卹
居樵牧面烟火而家千里者難可指屈是皆無常渡故
也歲庚戌有邱彭龔諸君子暨義庵構小艇考工庀材
晨作暮輟以覘成成則募舟子掌之僧人守之功詎不
皇而猶惜其乏田以贍之余家距是五十里性又不耽
公門事是歲仲夏以勸黎邑乘故抵治數而假涉頻觀
其創建亟需在田因思舟楫擬相臣則拯胥溺救沉淪
皆士君子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今雖坎壈中詎可無兼
善心也昔范文正公爲諸生時卽以天下爲任彼固

早爲後事師矣時余叔嶽薛占慈號雲隴先生者壯
志曰子職職版是事善全仔肩之乃集邑紳石君東川
鄧若鶴如韓武等兩德鄰勝祖慷慨踴躍抽囊置畝約
五畝料穀若干料米若干坐地展坑小名橫路下撥入
義廩以備賑濟而曰是善也者矣是以充繁難用集
狐成後亦置一橫路初不可作大衆一臂之助焉古之
人有言曰人之善善無不效我志士者所奉素濟
川舟楫耳目可外國事地幸定有善者抑亦善也今年
履端之盛善者多矣予擬增刊空題是也

遺愛錄

卷之九

善事記

百五

渡尾曰善事莫曰夫善之要莫得不同人處之事難于
善者不若其一也今助建元德廟公廟以同其美之
暗不樂善者善也但願版版者如抵陸道亦時運使
然也然則上者天心下者人事將必有天振斯慶之人
能即德善者不爲則必能善者子之是也也謂是深猶
有聖梓梓梓者予於古後事矣是爲記

廣仁寺記

雍正九年歲在辛亥余恭膺

命試車江西旋署瀘篆甫下車日憇息於城北之廣仁寺
寺去邑不踰半里而中間一溪名曰瀘水澄流橫碧襟
帶寺前溪漲而橋通焉顧瀘之爲邑山多壤少而寺猶
挹形勝之全巒巘層巒星羅碁布陰晴殊趣煙雲萬狀
魚鱗琅琅悠然與樵歌相酌答心甚樂之及檢瀘誌乃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頁十三

知寺之舊址在溪之南爲後唐僕射鄧公瓌之裔孫貞
孝九孃所創以廣孝思迨明萬曆間設立縣治營建衙
署形家相度以爲莫善於舊寺基地而更張之議起焉
夫樹邑立都乃

自

家令典昔人且不欲廢公廨以益私宅今豈可攬民廩以

治官府僉謀以郭外官地易之卽今之寺址也當是時
邑諸耆舊景仰前徽襄事赴功不自而紺宇橫流巍然
與城郭相望曩置瀘水之南今厝瀘水之北雖殿宇從
新而名實仍舊葢不忘斯自也余因之有感矣擬覘以

真若出雲若大覺諸峯巖皆秀絕恒區時爲邑人士之所遊歷顧謝公之屐齒不及而其勝亦載沉載浮於人間惟此寺移建于昔猶巋然峙於今也倘非芳躅歷久彌昭胡以獲傳不朽若此哉若此寺之中傑然雄峙者爲選佛場歷堦數武而上爲大士龕左爲靜室爲齋堂若干楹其右與前儘多餘地倘有未後見與邑之紳士經營而展布之規模增其宏麗丹雘爲之輝煌俾觀風者一旦至止流覽其盛寧不更愉快也哉於是乎記

瀘溪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百七

雍正九年菊月署瀘溪縣事浚儀楊 俊撰於官舍

